皇清經解

子仁12
478
339

正277

D 12 門 號 卷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四十　學海堂

毛詩紬義　嘉應李庶常黼平著

文那所錢有物

小疋鹿鳴之什

鹿鳴

食野之芩傳芩蒜也箋云藾蕭也正義謂箋以蒜是水中之艸非鹿所食故易傳按玉篇芩云蒜也又藾蕭也廣韻芩云葭一曰蒲白又曰萍別名又云藾蕭也皆兼水毛鄭之訓說文芩云蒜也無根浮水而生者从艸平聲蒜云芩也从艸并聲芩蒜互訓一依毛傳芩既爲水艸非鹿所食而詩言野芩則爲陸艸鹿得食之毛許大儒會不以爲異者凡蒜非是江湖始有雖潢汙行潦亦有之故詩言野芩既野水有芩水落芩

枯穫於眾艸鹿亦自應食之吉日漆沮之從傳云漆沮之水
鹿鹿所生鹿固逐水艸者矣爾疋郭本前云萍蘋其大者蘋
後云萍蘋蕭而釋文本及此詩正義所引皆作苹蘋是爾疋
此文原有二本鄭作箋時前經當是萍蘋疑毛傳與爾疋不
合故依後經藾蕭爲說非必以其爲水艸而易傳也
吹笙鼓簧傳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按月令仲夏之月調竽笙
竽簧竽笙笛三者皆有簧簧者管器中金薄鍱也傳以經言
簧恐人誤爲別器故以笙實之曰吹笙而鼓簧明其爲笙之
簧非竽笛之簧也王秦二風簧傳皆同此解正義于王風傳
云簧之爲用本施于笙與笙可以見簧與簧可以見笙故知

簧爲笙而于此傳無釋殆謂已具彼文誤也與笙可見簧不
必訓簧與簧不能見笙故必訓笙
承筐是將傳筐筥屬所以行幣帛也箋云承猶奉也書曰篚厥
元黃按序言既飲食之又實幣帛也箋以將其厚意箋言飲
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皆兼饗食言(鄭以飲爲饗)
正義謂食禮無酒樂饗以訓恭儉此詩以燕爲主以經有式
燕之文故也但燕禮無幣而經言承筐是將則是首章言饗
次章言燕常棣篇飫燕並與此經當同之儀禮十七篇出于
漢初有經有記記之所載往往經所未言正雅周公所作燕
禮有幣此經亦足據依然不如兼饗爲當古者饗亦兼燕春
秋宣十六年左傳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

禮殺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是享亦兼燕又有一日饗燕並行者昭元年左傳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也故傳言行幣箋以元黃申之不以燕禮無幣爲嫌

示我周行傳周至行道也正義曰嘉賓皆愛好我以敬賓如是乃輸誠矣示我以先王至美之道也按下經德音孔昭箋云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又云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孔以下箋之義述此傳非毛意也王肅述毛云好愛我則示我以至美之道不言先王得之

視民不恌傳恌愉也爾疋釋言文爾疋作佻說文無恌字佻云愉也左傳引此詩亦作佻則字當作佻爲正

四牡

周道倭遲傳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皃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正義曰文王率諸侯使朝聘耳非謂令此使臣自聘紂又曰傳言率諸侯朝聘于紂不言自遣人聘也若其自遣人聘安得連朝言之又言不得以王事之文便謂天子按正義釋傳岐周之道以時未稱王仍在于岐既未稱王則經言王事卽是天子之事孔必爲非聘紂者以序下箋有使臣往來于其職之語不知箋言其職正言使臣之職孔謂爲西伯所職之國恐非箋意箋云文王爲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引論語以說此經知鄭亦以使臣爲聘紂也

學者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當時只是燕羣臣勞遣使臣而
作至後世乃以入樂此說非也事是文王時事詩是周公作
之觀此傳極爲分明傳言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作樂即
是作詩詩固樂之章也儀禮鄉飲酒燕禮用樂之節亦周公
所定當時已以入樂欲使後世法文王之道何待後世始入
樂乎正義曰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歌之獨于此言者舉中
以明上下愚謂不獨此三詩即下笙間所歌亦當同此也
翩翩者雛傳雛夫不也箋云夫不鳥之慤謹者人皆愛之雛爾
正作隹云隹其鳩鴡鵒郭景純註曰今鸐鳩爾雅註云鸐鳩某氏引春
秋云祝鳩氏司徒說文作雛云祝鳩也从鳥隹聲又隹字註
云雛或从隼一曰鸐字玉篇作鵻云祝鳩也急疾之鳥也或

作隼隼云祝鳩也隹云鳩鴡也又鳥短尾之總名廣韻平聲
隹云說文曰鳥之短尾者總名雛云鳥名上聲雛云說文曰
祝鳩也隼云鸐鳥也說文同上隼與祝鳩截然兩鳥廣韻尚
雛與隼別玉篇乃混而同之不知說文云雛或从隼原有錯
誤蓋既云从隼則字當作鵻今乃作隼不得云从隼也玉篇
雛字竟从隼作鵻又音思尹切徐鼎臣等不加辨晰亦从其
音而雛遂爲隼矣采芑篇鴥彼飛隼正義引說文曰隼鸐鳥
也爾疋鷹隼醜邢叔明疏引說文亦同然則唐宋來說文隼
字下自有鸐鳥一訓隼訓鸐鳥而雛訓祝鳩與爾疋舍人註
合說文初不誤校說文者依玉篇而誤也

皇皇者華

每懷靡及傳每雖懷和也箋云和當爲私正義謂鄭以傳無每
雖之訓王以爲有兩皆迹毛未知誰得其旨按卒章傳云雖
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箋以傳中和爲忠信孔雖曲爲之說
終屬牽强王肅述毛云雖多內懷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
仍用經懷字是殆以懷爲藏一者均非毛意傳中字對外而
言凡以諏謀度詢等皆外來之善和謙諮訪是中心之善傳
言兼此五者雖有中心之和謙猶當自謂無所及乃成六德
也中是中心非中庸篇之中和也

常棣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傳兄弟尚恩怡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正
義曰兄弟之多則尚恩其聚集則熙熙然不能相勵以道朋
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相勸競以道德相勉勵
以立身又曰切切節節者相切磋勉勵之皃論語云朋友切
切偲偲兄弟怡怡註云切切勸競皃怡怡謙順皃此熙熙當
彼怡怡節節當彼偲偲也定本熙熙作怡怡切切作偲偲依
論語則俗本誤如孔說則正義傳原作兄弟尚恩熙熙然朋
友以義切切節節然云節節當彼偲偲不言切切者以切切
與論語同也云定本切切作偲偲當云節節作偲偲釋文云
切切然定本作切切偲偲然定本一依論語也今本如此與
釋文本同然當改依正義原本乃合

飲酒之飫傳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箋云私者圖非常之
事若議大疑于堂則有飫禮焉聽朝爲公按經言飫兄弟既

具和樂且孺文承此句之後似專言飫禮而下傳云王與親戚燕者傳以此經非正行飫禮故釋飫字亦非正釋飫禮言飫燕俱在堂俱是私飲酒特不脫屨而升堂故謂之飫耳其實是燕箋以圖非常議大疑乃有飫禮是正釋飫禮則上二句是飫下二句是燕傳箋意別正義同之誤也爾正飫私也郭景純註曰宴飲之私不言飫禮說文作饜云燕食也許用毛氏古文饜不訓私而訓燕食正以毛釋此詩言王與親戚燕故也飫與醧同文選魏都賦愔愔醧醧李善註引韓詩作醧說文醧私宴飲也亦與毛傳合玉篇飫云食多也醧云私也顧氏似以醧爲正然爾正作飫而說文亦于饜字下引此詩則作饜爲正

伐木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傳興也丁丁伐木聲嚶嚶驚懼也傳以經首四句統言伐木鳥鳴出幽遷喬之事于嚶其鳴矣二句云君子雖遷于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始言興意則首四句無所謂興也正義引王肅云鳥聞伐木驚而相命嚶嚶然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以興朋友切切節節其言得傳旨也按王以伐木鳥鳴興朋友相切直依爾正爲說如果毛旨亦然首二句傳何以不言箋引丁丁嚶嚶相切直也正以毛無此意故引釋訓以易傳驚懼二字正義謂得毛旨斯不然矣

伐木許許傳許許柿皃此章以伐木之有柿喻人君之有朋友故舊也說文柿削木札樸也从木市聲陳楚謂櫝爲柿文選

馬昕督誄註引說文曰柿削椷也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曰諸侯子弟若肺腑索隱曰肺音柿腑音附柿木札也附木皮也以喻人主疏末之親如木札出于木樹皮出于樹也詩云如塗塗附註云附木皮是也漢書楚元王傳曰臣幸得託肺腑註一說肺謂斫木之肺札也傳言彼伐木者其柿許許然柿出于木猶朋友故舊之託于君故今醳酒以燕之也正義曰毛以爲伐木其柿許許然故鳥驚而飛去以喻朋友之相勸故德進而業修此章經無鳥鳴非經旨亦非傳意

無酒酤我傳酤一宿酒也箋云酤買也正義曰箋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爲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按說文酤云一宿酒也一曰買酒是酤本有二訓說文又云醴酒一宿孰也釋名云醴禮也釀之一宿而成醴有酒味而已也漢書楚元王傳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顏師古註曰醴甘酒少麴多米一宿而孰然則一宿酒名醴亦名酤無承上句酒酒而言無酒酒則用一宿而孰者正以見王之厚意也正義說誤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傳蹲蹲舞皃箋云爲我擊鼓坎坎然爲我興舞蹲蹲然謂以樂樂己正義曰兄弟陳王之厚己使人爲之鼓舞言爲我者以樂由己而作故也按此自是箋義傳于坎坎句無釋下句云舞皃傳意殆以二句俱屬舞也說文用毛氏古文坎作𣗥鼓作舞云𣗥也舞也樂有章从章从𠂤从夂詩曰𣗥𣗥舞我釋文引說文云舞曲也蹲作墫云舞也从

士尊聲詩曰墫墫舞我釋文云蹲本又作墫引說文云士舞也爾疋釋文引說文亦云士舞據此則毛作傳時二句經文俱作舞我坎坎是舞曲二字已見伐檀其爲聲易識蹲蹲始見經故但釋下句毛意當然正義述經傳箋不分恐誤

天保

序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箋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歸美于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正義曰上五篇非一人所作又作彼者不與此計議何相報之有鄭云亦宜者示法耳非故報也按鹿鳴以下五詩皆周公一人所作歌文王之事以示後世子孫四牡毛傳所言是也既作五詩卽作此篇以示爲人臣者亦當歸美君上之義周公作之太師編之以爲此次子夏作序親承聖旨非出胸情有何疑誤而云非相報也

是用孝享傳享獻也箋云謂將祭祀也下干公先王傳公事也傳以享爲祭釋公爲事是所以事其先之事言獻此酒食于禰祠烝嘗之時以事先王也箋以公先王爲先公先王故易傳享獻爲將祭祀而以禰祠烝嘗爲正行祭正義謂毛以上雖言獻之未是祭時故以公爲事是以傳之獻爲將祭祀同傳于箋殆非也

君曰卜爾傳卜予也按釋詁云卜予也與傳合正義未引如月之恒傳恒弦釋文恒本亦作絚同古鄧反沈古恒反廣韻平聲絚云大索絚同上去聲絚云急張亦作絚按淮南子云

大弦揜則小弦絶揜卽絚也訓索亦訓急張與傳弦義合正
義曰絚集註定本作恒是孔經本作絚字校書者依集註定
本改之也當仍作絚字乃合若作恒乃恒心之恒傳必不訓
爲弦矣
無不爾或承箋或之言有也箋以或者未定之詞此歸美君上
不當言或故轉爲有書微子云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多士云
時乃或言爾攸居孔安國傳皆云或有也呂覽云毋或作好
遵王之道毋或作惡遵王之路高誘註曰或有也是或與有
古字通
采薇
薇亦柔止傳柔始生也按上薇亦作止訓作爲生此又訓始生

似與上無甚分別及觀下薇亦剛止傳云少而剛也乃知此
傳始生二字卽是少字由生而少由少而剛上下自相申成
序下正義曰毛言始生者對剛爲生之久柔謂初生猶未深
悉傳義
歲亦陽止傳歷陽月也箋云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于無陽故
以名此月爲陽正義釋傳曰毛以陽爲十月解名爲陽月之
意又曰从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一月已經歷此有陽之月
而至坤爲十月故云歷陽月按毛果以陽爲十月直曰陽月
可矣何以言歷且已經歷有陽之月而至十月則是無陽矣
何能解名爲陽月十月純坤無陽至十一月一陽始生傳蓋
言歷至生陽之月爲十一月也豳風七月述后稷先公之事

以夏正紀時此詩序言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是述文王以服事殷之事當以殷正紀時毛以經之陽爲十一月則上歲暮爲子月蓋據殷正鄭以經之陽爲十月則上歲暮爲亥月蓋據周正傳箋各殊未可强合

象弭魚服傳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紛也箋云弭弓反末警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紛宜骨也按釋文云弭弓反末警也如釋文則傳有警字箋言弓反末警者卽據傳文成句以傳言解紛不言何物之紛故申傳云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紛宜骨也釋文云警說文方血反正義云說文方結反今本說文無警字如陸孔則唐初說文有之其後陽冰刪去也紛釋文云本亦作紛說文弭云弓無緣可以解轡紛者

从弓耳聲作紛爲是正義云弓必須骨故用滑象箋申宜骨也骨字疑當作滑

出車

自天子所箋云自从也有人从王所來謂我來矣按凡言所非盡在外之詞春秋公朝于王所小雅天子之所鄭風獻于公所在外之詞也此經殷王在京師而亦言所者猶漢京師亦謂之行在所史記衞將軍驃騎列傳云軍吏皆曰善遂因建諸行在所註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爲宮在長安則曰奏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奉高宮唯當時所在漢去古未遠其稱謂必有所本由是推之考工記曰惟若宁侯毋若女不宁侯不屬

于王所閔二年左傳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與此經自天子所皆蔡中郎所云雖在京師亦行所至也

僕夫況瘁箋云御夫則茲益憔悴釋文云瘁似醉反本亦作萃依註作悴音同按說文無瘁字心部悴云憂也从心卒聲讀與易萃卦同說文凡言讀與某同者其字通成九年左傳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是悴與萃通此經作萃爲正

往城于方傳方溯方近玁狁之國也下經城彼朔方傳朔方北方也畏此簡書傳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傳言近玁狁之國又言鄰國卽序所謂中國蓋西北邊近戎狄者文王以天子命命將築城爲之守衛初無征戰之意及南仲到彼玁狁方强相度情形有非一城守而可了者因出師攘之北狄已卻而西方諸國又以戎難來告遂并伐西戎當時遣將以春行冬反爲期因二役并興出于不意至次年春始得旋師經言往城于方城彼朔方城實遣將之本意也諸國不自城而待天子遣人城之者春秋僖六年左傳諸侯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正義曰傳解經書新城之意劉炫云先王之制諸侯無故不造城造城則攻其所造司馬法產城攻其所產是也然則諸侯不造城必待天子遣人城之詩山甫城齊召公城謝與此一例箋亦築城爲壘並言正義必謂是壘非城且云城是築之別名引春秋傳城築通文証之顯戾經文亦非箋意正義又以朔方爲大名不言其地之所在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云元朔二年遂以河南地

爲朔方郡又云使建築朔方城平陵侯蘇建張守節曰括地志云
夏州朔方縣北什賁故城是按蘇建築什賁之號蓋出蕃語
也傳又載武帝曰詩不云乎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立郡之始
或借詩爲美名而水經河水篇云河水又東南逕朔方縣故
城東北註曰詩所謂城彼朔方也道元以漢朔方縣爲卽此
詩之朔方學者疑焉謂漢朔方縣在北河之南奢延水之北
于秦爲新秦地于戰國爲燕西雲中九原地今爲陝西榆林
府北鄂爾多斯六旗之地去長安千有餘里殷末西北地促
南仲不應深入如此之遠此說非也春秋昭九年左傳詹桓
伯曰肅愼燕亳吾北土也武王克商未下車卽封黃帝之後
于薊薊卽燕也明商末有雲中九原爲紂時中國地南仲之

城非深入矣漢朔方縣卽此經朔方道元說是
憂我父母箋云託有事以望君子此與邶風日月箋莊姜以莊
公爲父母同而兩處俱無傳則毛意不必同箋汝墳云父母
孔邇此亦可以父母爲詞言征夫久而未返憂我在家之父
母也

魚麗

魚麗于罶傳艸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正義曰草木不折
不芟斤斧不入山林言艸木折芟斤斧乃入山林也定本芟
作操又云斧斤入山林無不字誤也如孔言則傳本文是艸
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林也定本是草木不折操斧斤入
山林也操上無不字故孔以爲誤若操上有不字則云不操

斧斤入山林義亦得通孔必不以爲誤今本校書者依定本將芟作操于操字上加不字矣復誤會孔意于下句又加不字當依原本乃合傳又曰庶人不數罟正義曰庶人不總罟謂罟目不得總之使小魚不得過也集註總作纔依爾疋定本作數義俱通今本依定本將總作數亦必依原本作總乃合

魴鱧傳鱧鮦也正義曰釋魚鱧鮦舍人曰鱧名鮦郭璞云鱧鮦徧檢諸本或作鱧鱣鱣與鮦音同或作鱧鮦若作鮦似與郭璞正同若作鮦又與舍人有異有字當作無或有本作鱧鰥者定本作鱧鮦按說文鱧云鮦也鱧鱣二字別今經字作鱧毛必不訓爲鮦說文鰥云鱧也正義謂傳有作鱧鰥者說文訓鰥爲鱧知毛本作鱧鰥矣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四十終

南海桂文燦鄒伯奇新校　靈川秦培璠舊校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　李庶常毛詩細義　三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四十一　學海堂

毛詩紬義　嘉應李庶常黼平著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

烝然罩罩箋云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言南方水中有善魚
人將久如而俱罩之遲之也喻天下有賢者在位之人將久
如而竝求致之於朝亦遲之也遲之者謂至誠也箋以全詩
俱是興體故其說如此傳于三章始言興則後二章是興而
前二章爲賦序言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毛意蓋謂
君子思魚御賓相與燕樂也傳云江漢之間魚所產也罩罩
篧也似不見有至誠意然文選潘安仁西征賦云紅鮮紛其

初載賓旅竦而遲御李善註毛萇詩傳曰南方有魚遲之也是唐初本傳首有此二句言君子思待此魚以薦嘉賓至誠如是傳箋意別正義以箋述之誤也

烝然汕汕傳汕汕樔也按爾疋舉謂之汕則汕自可訓爲樔而汕汕則不可以訓樔傳言此嘉魚汕汕而遊于樔非訓汕爲樔也說文云魚遊水皃得傳意矣上章舉亦同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箋云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正義述經云我君子亦久如願來今來在于我君子之朝言君子求之至故賢者意能專壹也釋箋又曰將久如而來遲之者賢者遲君子物類相感所以相思遲之也

餘云我君子亦久如願來則遲之自是君子遲賢者而釋箋又言賢者遲君子上下矛盾詞意亦未分明諸經義疏非出一手此等處疑非穎達詞也

南山有臺

南山有枸傳枸枳枸按枳與枸二木交選宋玉風賦枳句來巢李善注曰枳木名也枳句言枳樹多句也說文曰句曲也古侯切似橘屈曲也考工記曰橘踰淮爲枳此一木也陸元恪疏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此又一木也正義已引宋賦又引陸疏是合二木爲一木也然陸疏有云古語曰枳枸來巢言其味甘故飛鳥慕而巢之是誤始元恪究之似橘

之枳固非此經之枸而枸樹名枸不名枳枸亦與傳違史記西南夷傳云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徐廣曰枸一作蒟音窶駰案漢書音義曰枸木似穀樹其葉如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爲珍味索隱曰案晉灼枸音矩劉德云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爲醬美小顏云枸者緣木而生非樹也今蜀土家出枸實不長二三寸味辛似薑不酢劉說非也廣志云枸色黑味辛下氣消穀如史記註諸家之說皃狀色味與陸疏迥殊文選蜀都賦云共圍則有蒟蒻葉莧劉逵註曰蒟蒻醬也緣樹而生其子如桑椹熟時正青長二三寸以蜜藏而食之辛香溫調五臟此說與廣志畧同與陸亦異說文椔云積椔也从禾从又句聲又者从丑省一曰木名玉篇積云曲枝果也今作枳椔云木曲枝果也則枸自別爲一木而積椔之爲枳椇有玉篇可證以釋毛傳當是也說文玉篇皆枸椔別木

由庚崇丘由儀

序下箋云無以知其篇第之處正義曰篇第所在皆當言處云之意者以無意義可推尋而知故云意也如正義則箋原作篇第之意當改正

蓼蕭

爲龍爲光傳龍寵也商頌受天之龍傳訓和也此則讀龍爲寵
昭十二年左傳引此詩叔孫昭子曰寵光之不宣是讀龍爲
寵易在師中吉承天寵也釋文云鄭光耀也王肅作龍云寵
也古字龍寵通
宜兄宜弟傳爲兄亦宜按此章當指同姓諸侯序言
澤及四海箋以夷狄戎蠻九州外之國當之四夷之君大抵
異姓然亦有同姓者春秋時吳姬姓巴子頓子犬戎驪戎鮮
虞亦皆姬姓雖共國在九州以內然已爲戎蠻卽屬四海不
必定在九州外也若非同姓經何以言兄弟而傳又何以言
爲兄亦宜爲弟亦宜乎
和鸞雝雝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箋云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
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正義曰駟鐵箋
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鸞不在鑣知此天子
所乘以迎賓則亦乘車也鸞不當在鑣矣此箋不易之者以
駟鐵已明之此从可知也按此說是也而駟鐵烈祖箋云在
鑣兩處正義皆云經無正文故鄭作兩解是孔尚疑而未定
也考工記云乘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註云乘車玉路金路
象路也駟鐵箋云異于乘車謂異于玉金象三路是鄭以乘
車爲天子之車烈祖八鸞鏘鏘箋云鸞在鑣四馬則八鸞又
云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駕四牡其鸞鏘鏘
然聲和明言諸侯助祭與駟鐵俱是諸侯之車故駟鐵云置
鸞於鑣烈祖云鸞在鑣也既諸侯在鑣則天子當在衡史記

禮書索隱引續漢輿服志曰鸞雀集衡廣韻鑾字註引古今
註曰玉路衡上金雀者朱鳥也口銜鈴鈴謂之鑾也或謂朱
鳥鸞也鸞口銜鈴故謂之鸞玉輅有鸞在于衡上則天子乘
車鸞在衡矣鄭分別天子諸侯確有定見初非作兩解也說
文鑾云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鸞鳥聲和則敬也从金
从鸞省許云人君當指諸侯其說與烈祖箋合然則此箋言
天子車飾不易傳者誠如正義所謂駟鐵已明而傳言在鑣
則當謂諸侯車飾言諸侯既燕而出其車聲和敬則能受同
福傳箋義別當分述也

鄘風干旄正義引異義許案王度記天子駕六諸侯駕四與
易孟京春秋公羊同許以天子駕六六馬則不止八鸞故知

說文人君乘車指諸侯言鄭駁異義以駕六爲非則天子諸
侯俱駕四駟鐵箋云異于乘車指天子言也

湛露

厭厭夜飲傳夜飲私燕也正義曰楚茨云備言燕私傳曰燕而
盡其私恩明夜飲者亦君留而盡私恩之義故言燕私也如
正義則傳是燕私今本倒者誤也當改依原本厭當作懕爾
雅云懕懕安也說文引此詩亦作懕懕云安也爾雅釋文引
說文云安靜也厭訓笮也於輒切

在宗載考傳夜飲必於宗室箋云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
則成之于庶姓其讓之則止按召南宗室牖下傳云宗室
大宗之廟若然則宗室卽宗子之家也經言在宗上傳言宗

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溼宗也此傳言必于宗室皆據經字為說是毛以天子燕同姓諸侯夜飲在宗子之家六國時經籍猶存未遭秦火故能言之鑿然如是鄭以毛上傳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故此箋云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讀經在宗為宗室同姓非謂宗子之家也傳箋義別正義曰王與歡酣至于厭厭安閒之夜留之私飲雖則辭讓以其宗室之故則留之而成飲以箋述經是合毛鄭而一之也

此經以夜飲為重與楚茨不同楚茨備言燕私是祭祀已畢歸賓客之俎留同姓而燕于廟寢樂具入奏入于寢也此經之燕在宗室同異姓俱在俱命之不醉無歸至夜飲惟同姓乃成傳言必于宗室明與祭畢燕于廟寢者別也

形弓

形弓弨兮傳形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釋文云赤弓也正義曰形赤故言朱弓當言赤朱字誤又云漆之為色赤之而已形既是赤則知彤者為黑也又云色以赤者周之所尚陸孔皆云赤弓今本傳云朱弓誤也當改依原本正義又云毛以有功者受形弓形弓之賜此形弓二字疑衍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勞者此傳言形弓以講德習射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此形弓必當唐大二者之中有之耳其必當唐大亦未能審按春秋定八年經盜竊寶玉大弓即四年傳所謂封父之繁弱也明堂位亦謂之大弓書召誥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正義引鄭註云

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成王賜周公者
爲大弓此詩彤弓其當周禮之大弓乎
一朝右之傳云右勸也正義以勸爲勸有功引成二年左傳王
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釋之卒章一朝醻之傳云
醻報也正義以報爲報有功引文四年左傳以覺報宴釋之
孔以勸報俱非言飲酒恐非毛意古者左右之右本作又禮
王制云王三又註云又當作宥聘禮云侑幣註云古文侑皆
作宥公食大夫禮云公授宰夫束帛以侑註云束帛十端帛
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
之欲其深安賓也莊十八年左傳云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
命之宥杜註云王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
古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勸敬之意言備設此詩
之右即宥也毛以上章言饗此章言宥故云右勸耳小雅鹿
鳴序下篚云飲之而有幣侑幣也所以助勸敬之意言備設此詩
飲爲饗以酬幣屬饗禮以侑幣屬食禮然莊十八年左傳虢
公晉侯朝王二十五年傳晉侯朝王二十八年傳晉文公
敗楚於城濮獻功于王皆言王饗醴命宥是饗亦有侑幣非
專食禮爾疋酬酢侑俱訓爲報報亦與勸同故箋亦云醻厚
也勸也毛意右勸醻報皆言飲酒矣

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傳莪蘿句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
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正義引爾疋云莪蘿蒿也今本爾

疋釋艸無蒿也二字如正義則孔所據爾疋別本有此二字與傳同也舍人註曰莪一名蘿說文蘿云莪也莪云蘿莪蒿屬莪蘿互訓以爲蒿屬與毛傳合郭景純云莪蒿陸元恪云蘿蒿皆非也陸疏云生澤田漸漬之處葉似邪蒿而細云生澤田以說在泜則可與中阿中陵則乖傳言君子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莪蘿固水陸俱有矣

載沈載浮傳楊木爲舟載沈亦沈載浮亦浮箋云舟者沈物亦載浮物亦載按傳當是載沈亦浮載浮亦浮正義曰言汎汎然楊木之舟則載其沈物則載其浮物俱浮水上又曰傳言載沈亦浮箋言沈物亦載如正義則傳原作載沈亦浮葢汎汎汎是浮皃若云亦沈則舟已沈矣尙何汎汎之有此急當从

孔說是正者也惟孔以經中載字多訓爲則述經云則載其沈物則載其浮物既言則復言載沈物載浮物于經中載字仍爲未釋不如从毛鄭訓爲載物之載較直捷也

六月

序宣王北伐也箋从此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按此乃陸氏釋文註誤刋入箋箋當刪去箋字用小字書之又序下箋云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正義釋序曰定本此序註云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按集本（當作集註）及諸本皆無此註如正義則序下無註故孔不別爲作疏當全行刪去乃合

王于出征以匡王國箋云于曰匡正也王曰今女出征玁狁以

正王國之封畿正義曰鄭以王不自親征吉甫述王之詞故言王曰毛氏於詩言于者多爲於爲往所以爲王自征耳按此與下經兩王于毛皆無訓泰風王于興師孔謂王家於是興師彼王于興此王于爲於亦無不可而必謂毛此經爲王自征者以王肅義也肅謂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追逐以鎬爲鎬京孔已非之而仍以宣王先歸爲得傳旨驗經後二章宣王先歸殊無確據而卒章傳云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宣王但命吉甫而不親行已有明文箋訓王于爲王曰深得毛意王肅義不可从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傳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箋云匪非茹度也鎬方也皆北方地名言玁狁之來侵非其所當度爲也乃自整齊而處周之焦穫來侵至涇水之北言其大恣也正義曰釋地云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其澤藪在瓠中而藪外猶焦穫所以接于玁狁也又釋箋曰鎬方雖在焦穫之下不必先焦穫乃侵鎬方據在北方在焦穫之東北若在焦穫之內不得爲長遠也孔以焦穫在池陽故其說如此按如在池陽則去長安僅六七十里藪在瓠中豈得藪外仍爲焦穫而遠接于玁狁乎傳言周地不言藪澤則非爾正之焦穫名偶同耳鎬方毛無傳出車往城于方傳云方朔方近玁狁之國朔方在今陝西榆林府北塞外爲戰國時燕西雲中九原之地去長安千餘里鎬據劉向之言去長安亦千里焦穫當又在鎬方之外皆周

初燕地對獯狁而言故傳曰周地由焦穫而鎬方由鎬方而涇水之北經文確有次第不可倒也

織文鳥章傳鳥章錯革鳥爲章箋云鳥章鳥隼之文章正義曰釋天云錯革鳥曰旟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繆也鄭志答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是也按孔引孫炎訓革爲急自釋箋義傳意未必然斯干如鳥斯革傳云革翼也然則革鳥者張翼而飛之鳥說文旟云錯革畫鳥其上所以進士衆旟旟衆也畫鳥二字申明錯革不以革爲急其意亦同于毛也

白旆央央傳白旆繼旒者央央鮮明皃按白旆當作帛茷正義述經曰以帛爲行旆央央然鮮明又釋箋曰九旗之物皆用絳則此亦絳也言白當作帛旆者謂絳帛猶通帛爲旆亦是絳也如正義則字原是帛非白定四年左傳綪茷旆杜預註云綪茷大赤取染艸名也此詩釋文正義引左傳綪皆作旜說文綪云赤繒也从糸靑聲徐音倉絢切茜云倉甸切字茅蒐也从艸西聲徐音倉見切茅蒐染絳左傳之茷即此經之旆無緣得有白色矣釋文經作茷字註云本亦作旆正義經亦作茷字釋傳曰釋天云繼旒曰旆故云白茷繼旒者也茷與旆古今字也今汲古閣註疏本集傳本均作白旆當改作帛茷爲當正義又曰此旟也而言旆散則通名孔以經二句皆言旟恐非毛意說文用毛氏古文旆字註亦云繼旒之旗沛然而垂矣

如軽如軒傳軽摯也箋云从後視之如摯从前視之如軒拔傳以軽爲摯非字訓也古軒軽之字作摯考工記云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輈人云軒摯之任是也說文無軽字摯云抵也玉篇轚云前頓曰軒軽云同上淮南人間訓云道者置之前而不轚錯之後而不軒从車與說文合然則轚乃本字摯則古文假借也

至于大原傳言逐出之而已說大原者或以爲漢大原郡今山西之陽曲也近儒謂玁狁西北來侵不應逐之東出其言是也或以爲漢高平縣今甘肅之固原州也然漢高平後魏改置曰平高唐始爲原州無大原之名猶非的證毛鄭不言大原所在以經自有明文不煩立說也經言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言吉甫追奔逐北遠至大原之地下經云來歸自鎬則大原卽鎬之別名鎬方文連方爲朔方鎬其九原乎水經河水篇云河水又東逕九原縣故城南酈註曰秦始皇置九原郡治此漢武帝元朔二年更名五原也王莽之獲降郡成平縣矣西北接對一城蓋五原縣之故城也王莽之填河亭也史記衞將軍傳元朔二年收河南地使蘇建築朔方城武帝詔引詩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漢初已以九原爲卽大原故改置五原郡于此與朔方郡東西分立元和志曰敬本古城在中受降城北四十里鄭虔軍錄曰時人以張仁愿河外築三城自古未有敬本城周一萬八百七十二步壕塹深峻亦古之堅守貫耽古今述曰以地理求之前代

九原郡城也今陝西榆林府北塞外廢勝州西南有漢稠陽縣故城五原東部都尉治也漢志云稠陽縣北出石門障得光祿城乃古入匈奴大路吉甫之逐玁狁實出于此若然九原卽大原大原卽鎬史記匈奴傳秦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云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而劉向云鎬去長安千里者秦都覓大至四十四縣若自九原南界計之亦僅可千里或劉向言千里舉其大率言也

采芑

鉤膺鞗革傳鉤膺樊纓二字釋馬膺之飾鉤膺猶云當胸交遏張平子東京賦云鉤膺玉璽薛綜註曰鉤膺當胸玉璽帶鞅以玉飾帶卽樊鞅卽纓也然正義釋傳云言鉤膺樊纓者以此言鉤是金路故引金路之事以說之在膺之飾惟有樊纓故云鉤樊纓也如正義則此傳原云鉤膺鉤樊纓也今本脫一鉤字春官巾車職云金路鉤樊纓故毛引以爲說鉤釋經中鉤字樊纓釋經中膺字若傳文無鉤字則經典言樊纓者多孔何以知毛必引金路爲說乎當據正義增一鉤字乃合大雅韓奕云鉤膺鏤鍚毛鉤膺無傳箋云鉤膺樊纓也誤與此同亦當增一鉤字巾車註云鉤婁頷之鉤也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鞅

約軧錯衡傳軧長轂之軧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正義曰說文軧車轅也則轂謂之軧考工記說兵車乘車其轂長于田車是爲長轂也按說文軧云長轂之軧也以朱約之从車氏

聲詩曰約軧錯衡軧云軧轂象也玉篇云軧轂飾今引說文刪去之軧二字則是無篆飾之轂未爲得也正義又曰錯者譙也譙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註無云焉不知何所用也按爾疋錯革鳥曰旟孔引孫炎鄭志皆以錯爲畫急疾之鳥說文文云錯畫也許以錯訓文毛以文訓綪皆謂畫耳不必別有物飾之

車攻

序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正義曰言復文武之竟土以文武周之先王舉以言之此當復成康之時也按序言復古卽據上二詩而言文王時化洽庸彭召南歌其闢國威懷獯串朔北詠其往城及武王克商光有天下邑濮楚鄧吾南土也肅猨燕亳吾北土也厲王時小雅盡廢四夷交侵玁狁大邦而荆州促矣狄居焦穫而幷地促矣宣王南征北伐攘而去之卽爲復文武之舊序說未可非也序曰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正義謂復者對上篇爲復猶卷耳言又也此說亦不然雨無正篇鄭謂刺厲王也詩云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則厲王時諸侯背叛甚矣周本紀稱宣王卽位諸侯復宗周十二年魯武公來朝是復會諸侯亦復古之事也

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箋云甫艸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按經甫草釋文云甫毛如字大也鄭音補謂圃田鄭藪也箋甫田釋文云舊音補十藪鄭有圃田下同毛如字甫大也如釋文

則箋鄭有圃田句圃字亦當作甫音補楚詞劉向九歎云覽芷圃之參參王逸註引詩巨東有圃草文選班孟堅東都賦云豐圃草以毓獸李善註引韓詩曰東有圃草薛君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艸也韓詩雖作圃草而薛註訓爲博大義與毛同亦當讀爲甫也

搏獸于敖箋云獸田獵搏獸也按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薄狩于敖薛綜註曰謂周王狩也引詩曰薄獸于敖水經濟水篇註引詩亦作薄狩于敖張賦作狩註以周王之狩釋之引詩仍作獸蓋讀獸爲狩也說文云獸守備者一曰兩足曰禽四足曰獸今說文無下二句此从爾疋釋文引獸字原有兩解守備之訓義與狩同孟子巡狩者巡所守也易夷于南狩釋文云狩本亦作守

箋云獸田獵搏獸鄭以經中獸字非禽獸之獸故特解之搏獸猶言搏狩也正義謂搏取禽獸誤矣

決拾既次傳次利也箋云次謂手指相次比也按說文次不利也引詩作次文選東京賦云決拾既次李善註引毛詩曰決拾既次是鄭箋詩時經作次故以次比釋之唐風胡不次焉正義次古次字

弓矢既調調字釋文無音或謂離騷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當作徒紅切音同協詩與次柴韻不與同韻周南愁如調飢傳調朝也釋文云朝也又作輖周禮考工記云大車之轅摯註云摯輖也釋文云輖音周一音弔或竹二反儀禮既夕篇云志矢一乘軒輖

中註云輖墊也賈公彥疏謂鄭讀輖從墊然則經調字當作
輖音竹二反矣

吉日

漆沮之從傳漆沮之水鹿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雍州有二漆沮一在漢扶風一在漢馮翊此經漆沮東萊讀詩記朱子集傳皆主馮翊之水蓋本禹貢孔傳水經漆水篇酈註引山海經太史公禹本紀孔安國書傳馮翊之漆沮也引許慎說文潘岳關中記班固地理志闞駰十三州志扶風之漆沮也後言川土奇異今說互出考之經史各有所據識淺見浮無以辨之是道元亦不能定其孰是也而沮水篇註云鄭渠故瀆又東逕北原下濁水注馮翼書正義引此作濯水自濁水以上無濁水上承雲陽縣東大黑泉東南流謂之濁谷水又東南出原注鄭渠又東歷原逕曲梁城北又東逕太上陵南原下北屈逕原東與沮水合分爲二水一水東南出卽濁水也至白渠與澤泉合俗謂之柒水又謂之爲柒沮水云云禹貢道渭孔傳云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正義云地理志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出岐山東入濁則與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爲洛水一名漆沮又引水經濁水名柒沮者以證孔傳而斷之曰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卽書正義言漆沮之爲洛水信矣近世說經者又謂酈註濁水一名柒沮者本出于方俗之言而孔傳出于魏晉間亦難憑

信按說文沮水出漢中房陵別有漳水卽沮水也註云水出北地直路西東入洛與地志水經合漆字下云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漆出岐山中隔涇水斷無入洛之理而許後一說云入洛蓋卽謂鄭渠所合之濁水一名柒沮者是柒沮入洛漢時實有是說孔傳與俗語不足憑說文則可憑也既漆沮入洛則自下互受通稱故一曰洛水一曰漆沮之水綿詩自土沮漆傳云沮水漆水也潛詩猗與漆沮傳云漆沮岐周二水也皆漆沮分言且以岐表之而此傳云漆沮之水則毛意亦爲洛水矣水經渭水篇云渭水又東過華陰縣北註云洛水入焉闕駰以爲漆沮之水焉卽用毛此傳爲說也

儦儦俟俟傳趨則儦儦行則俟俟文選西京賦云羣獸駱驟李善註引薛君韓詩章句曰趨曰駱行曰驟駱音鄜驟音俟韓詩字雖異而訓與毛同說文俟云大也引詩曰伾伾俟俟與駱字異音同似許用韓詩然俟訓大而伾訓有力大而有力雖與毛趨行義別而毛于其祁孔有傳云祁大也大卽指此趨行之獸是許亦用毛傳爲說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四十一終

南海桂文燦鄒伯奇新校　靈川秦培璠舊校

庚申補刊

毛詩紬義　　嘉應李庶常黼平著

鴻雁之什

鴻雁

之子于征傳之子侯伯卿士也箋云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卿士也箋易傳侯伯爲諸侯之伯則傳意不與鄭同衞風淇澳傳云重較卿士之車鄭風緇衣傳云緇衣卿士聽朝之服鄭衞兩武公俱以侯伯入爲天子卿士宣王時樊侯申伯亦卿士也烝民仲山甫出祖傳云述職也正義謂仲山甫爲王之卿士職當覲省諸侯言此出行者述其卿士之職也崧高生甫及申傳云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

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箋云四嶽卿士之官
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岳巡狩之事此宣王時樊侯申伯爲卿
士之證也但卿士非惟侯伯公亦爲之宣王時召穆公以上
公作二伯而兼卿士韋昭國語註云召公康公之後卿士也
服虔左傳註云召穆公王卿士也召公以二伯爲卿士故嵓
高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王子雍謂召公爲司空主繕治而
黍苗序云卿士不能修召伯之職是宣王時召公亦爲卿士
此傳言侯伯卿士所以別于上公卿士也必知傳如此者經
言于征則是自王朝而出若爲州牧無假言征正義以鄭述
毛失之

百堵皆作傳一丈爲板五板爲堵箋云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雉
長三丈則板六尺按如板六尺則五板爲堵堵已三丈雉當
十五丈矣鄭以五板爲堵堵之而五板廣二尺堵高一丈其
意亦同于毛但此一堵之牆長六尺接五板而爲雉故云雉
長三丈則板六尺正義引王愆期註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
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當爲三蓋謂三堵爲雉也杜預左傳
註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其言足
通毛鄭兩家箋板六尺不必泥也
雖則劬勞箋云此勸萬民之詞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按首章
傳云劬勞病苦也下二章劬勞不更發傳傳意皆指之子此
章箋以劬勞指萬民毛鄭義別正義以箋述之非也

庭燎

夜未央傳央旦也正義曰央旦者旦是夜屆之限言夜未央者謂夜未至旦非謂訓央爲旦故王肅云央旦未旦夜半是也按釋文旦七也反又音徂則傳本作旦古旦祖字通檀弓曾子曰夫祖者且也嘯堂集古錄載商祖戊尊祖丁尊祖皆作A周穆公鼎皇祖穆公周雝公緘鼎用追享孝于皇祖考祖皆作A祖訓始言始夜也宜王言夜如何其豈夜尚未始乎已見庭燎之光矣始對次章艾久而言正義用王子雍說讀旦爲旦失之爾正艾有四訓長也歷也相也養也歷有歷久之意與毛傳義近豈王言夜如何其豈夜尚未久乎已見庭燎晢晢矣由央始而艾久立文之序如此正義以未央未久毛意大同特以意度之未央先于未艾非毛旨也夜鄉晨按此章煇从軍聲旂从斤聲與晨協証之僖五年左傳晉童謠前人論之當矣而此詩釋文煇音暉旂音祈與晨協則晨當音時說文晨早昧爽也从臼从辰辰時也辰亦聲又辰部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靁電振民農時也又云辰房星天時也爾疋云不辰不時也齊風不能辰夜秦風奉時辰牡傳云辰時也辰與時一物也震振農三字皆从辰得聲書盤庚云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石經作祇動皇陶謨云日嚴祇敬六德史記夏本紀作振敬是震振與祇通爾疋云麇牡麕北麎某氏註引詩瞻彼中原其麎孔有今小雅吉日云其祁孔有羣云祁當作麎是麎與祁通時祇祁皆今支韻字古支

微相通卽以晉童謠言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晨辰振从辰聲讀時與旂協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賁音肥廣韻微韻中亦載賁字說文菔从艸肥聲又作蟦云菔或从麻賁是肥賁一字小疋采芑嘽嘽焞焞與雷協軍字說文無聲然訓云圜圍也从車从包省包亦圍也左傳上言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下言火中成軍成卽成其圍事軍有圍義音當从之是以揮輝暉翬褘翬輝皆从微韻說文奔云从天賁省聲賁音肥是晉謠亦可从支微韻讀也

泂水

誰無父母傳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箋云女誰無父母乎言皆生于父母也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如傳言則經父母卽京師也言地名如亢父勝母西王母之類皆以父母爲地名傳言諸侯之父母猶論語云父母之邦孟子云去父母國諸侯受封之始皆本于京師傳以地言故曰京師者諸侯之父母箋以人言故曰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易傳非申傳矣又箋云女自恣聽不朝正義曰箋云自恣不朝集註及定本恣下有聽字如孔言則正義本無聽字校書者依集註定本增入當改依原本乃合

謾言其興傳疾王不能察讒也箋云王與侯伯不當察之傳惟言疾王而箋兼侯伯正義以箋述經不言毛異誤也

鶴鳴

鶴鳴于九皐傳興也皐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箋云皐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鶴在中鳴焉而野聞其鳴聲按傳不釋九字言喻賢者身隱則鶴鳴當在隱僻之處離騷云步余馬于蘭皐兮王叔師註曰澤曲曰皐引詩鶴鳴于九皐釋文引韓詩云九皐九折之澤然則澤曲折者爲皐經已言皐曲折可知傳明皐之爲澤而以身隱二字表澤之曲折既有曲折則九字不待釋而明矣正義謂鄭以一鳥不鳴九澤云九皐者明深九坎是謂毛傳爲一鳥鳴九澤也非毛旨也

可以爲錯傳錯石也可以琢玉按說文鑪云錯銅鐵也玉篇錯云鑪也廣韻錯云鑪別名金吉甫書傳云錯以鐵爲之今鑪是如諸書所言錯卽是鑪此經言石可爲錯傳云錯石下經可以攻玉傳云攻錯也如傳意則錯爲攻治器物之通名其用以錯玉者則爲石耳但石可以錯玉亦卽名之爲錯禹貢錫貢磬錯孔安國傳曰治玉石曰錯治磬錯也與毛傳合說文引此詩作厝云厲石也磨厲與攻錯一也爾疋犀謂之削釋文云削本亦作厝玉篇削字註云亦作錯錯與厝古字通是許亦以錯玉者爲石也篇韻以錯爲鑪其訓偏矣

祈父

祈父箋云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酒誥文也彼註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也正義曰若疇圻父酒誥文也彼註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與此同意也定本作若疇

與鄭義不合誤也如孔言則正義本箋文作若壽故以定本作若疇爲誤校書者不細繹正義乃依定本作若疇當正之釋文云壽此古疇字本或作壽是箋本有作壽者也

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傳恤憂也宣王之末姜戎爲敗箋云予我轉移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詞也我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于憂使我無所止居乎拔上傳云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傳意謂司馬當起封圻內之兵甲封圻之外則不當令之從戎史記周本紀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宣王已亡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大原註韋昭曰敗于姜戎時所亡也南國漢江之間唐固曰南國南陽也如韋唐二家則姜戎之役有南國之師南陽地近漢江宣王時爲申伯之國非封圻內地蓋徵其兵以戍守京師亦如春秋時諸侯戍周也以戍守徵故經曰予王之爪牙司馬使之伐戎故經曰轉予于恤傳言姜戎爲敗則詩是既敗後作本非封圻之內徵之戍守轉之伐戎所以怨也合上下傳觀之毛意顯然正義傳箋合述非毛旨也

有母之尸饔正義曰千畝之戰王之郊內勝負不至多時而恨其不得代母爲父陳食者時王室既衰戰則恐敗恨其轉已故舉此以刺不得爲多歷時日而恨也杜預以千畝爲晉地孔晁以千畝爲籍田在王之近郊正義从孔晁故爲此解按桓二年左傳云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

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如左傳猶未知千畝當屬何處而史記晉世家云穆侯戰千畝有功則是王師近在晉地穆侯聞敗而救之故云有功而名其子爲成師也杜預言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其說近是王師在晉地則多歷時日固有己从軍而母爲父陳食者矣

白駒

白駒釋文云馬五尺以上曰駒按五尺以上卽六尺說文馬高六尺爲騎是也駒是二歲馬尙須攻習未堪乘駕陳風株林釋文具言之此不言字誤作釋文時猶是騎字也當改正爾公爾侯傳尔公尔侯卽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按陳風株林傳云大夫乘騵此篇首章傳云賢者有乘白騎而去者是此賢者爲周之大夫也古者天子卿大夫稱內諸侯王制言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孟子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此經賢者旣爲大夫視公視侯皆分所應得故經公侯兼舉傳亦以一卽字釋之言尔非視公卽尔非視侯卽何爲棄職事而貪逸樂無期以反也正義謂公侯之尊可得逸豫若非公侯無逸豫之理尔豈是公也尔豈是侯也何爲亦逸豫無期以反乎殊失傳意勉爾遁思正義曰此來思遁思二思皆語助不爲義也按釋文云遁字又作遯易遯卦釋文云遯字又作遁又作逡大雅雲漢云寧俾我遯釋文云本亦作逡漢書匈奴傳云逐逃竄伏敔傳述贊云攜手逡秦顏師古註皆云逡古遁字毛詩本古

文字當作遬遬从豕得聲說文豕聲之字或讀若朕朕戶雀切遬有朕音與豕期韻二思是語助正義說是但未言遁之何以協上來期故詳著之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箋云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飧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正義曰汝於彼所至主人禮飧待汝雖薄止有其生芻一束耳當得其人如玉者而就之不可以貪飧而棄賢也按首二章兩所謂伊人皆指賢者三章則四爾字指賢者此章有人有爾故箋以人屬他人爾屬賢者但鄭言女行所舍則不以空谷爲義故正義云空谷非一猶未知其所在傳于空谷云空大也此賢者已處空谷則其人爲谷中主人傳意言女乘白騎至于空谷致生芻于主人必爲其人有德如玉然不可以得所依歸遂不寄聲于我而有遠我之心也後漢徐孺子詣郭林宗致生芻一束于廬前而去林宗曰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卽此詩之義也傳箋當別

黃鳥

復我邦族正義曰言此邦之人復我邦族者言夫與已不善居異所耳不必卽他邦也按經明言此邦我邦傳言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如匹相去有不以禮者明非止一邦庶人之禮得連姻外國卽風棄婦而言涇渭濁清卽秦女嫁衛之証何言此之邦族非他邦乎

復我諸兄傳婦人有歸宗之義箋云宗謂宗子也正義曰因此

諸兄之文故言歸宗喪服爲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何以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此以諸兄爲宗之文也又曰箋恐謂宗是大宗故云謂宗子亦謂宗兄也按卿蟲傳云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正義于彼傳云歸宗謂被出也此傳歸宗亦當泛言被出非謂兄也箋知傳意故以宗子解之婦人于外家宗子不必定是兄弟行亦當有伯叔行下經言復我諸父傳云諸父猶諸兄父兄行別何以言猶知傳意歸宗是指宗子不係父兄爲義矣箋得傳旨正義失之

我行其野

言采其遂傳遂惡菜也箋云遂牛蘈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正義曰此釋卉無文陸璣疏云今人謂之羊蹄定本作牛蘈如正義則箋云遂羊蹄也正義凡言定本作某者皆與所據之本異箋作羊蹄故引陸疏証之校書者不加詳勘遂依定本改爲牛蘈耳釋文遂勅六反本又作蓄文選曹子建七啟云霜蓄露葵李善註引此詩云遂與蓄音義同也與釋文說合廣雅云蒘羊蹄菜廣韻蒘字註云羊蹄菜遂字註云同上齊民要術云羊蹄菜一名蓄卽苗蓄也類篇亦云苗羊蹄拔說文無遂字蓄云積也不以爲菜名蒘云卉也讀若釐與遂音不近惟蓄蓄蓄苗葍五字連列蓄蓄卽此詩下章之蓄次蓄苗當爲此詩之遂廣韻苗他六徒歷丑六三切又音剔丑六切與釋文勅六切合其爲遂無疑玉篇葍字註云遂葍馬尾

蔣陸也引說文曰艸枝枝相値葉葉相當則說文葛卽爾疋之遂因此詩之遂連類而次于苗字下也廣韻蓄蓫苗遂四字並在丑六切中音同義俱得通矣若然羊蹄卽苗蓄苗蓄卽遂釋艸有苗蓄而孔言無文者以爾疋前云蓨蓄後云苗蓄郭景純註俱云未詳而蓨蓄之蓄亦音剔與苗音正同未審何者足當羊蹄故云無文也

求爾新特傳新特外昏也箋云女不思女老父之命而棄我而求女新外昏特來之女責之也不以禮嫁必無肯媵之按傳以外釋新以昏釋特鄘柏舟云實維我特傳云特匹也此傳猶言外來之昏匹耳邶谷風序云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昏字亦可指婦人言非必婦人之父爲昏也箋云新外昏特來之女則以昏爲此女之父傳箋各別正義合而述之誤也成不以富箋云女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正義述經曰女如是不以禮爲室家誠不以是而得富經與箋俱作成正義述之乃作誠雖論語引此詩作誠然箋意謂不以禮爲室家則雖成室家之事亦不足以得富正義乃云誠不以是而得富非經旨亦非箋意

斯干

序宣王考室也箋云宣王于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也正義述序曰與羣臣安燕而樂之又曰與羣臣安燕爲歡以樂之又述箋曰設盛食燕羣臣歌斯干之詩以歡樂之又曰昭四年左傳叔孫爲孟丙作鐘饗大夫以落

之服虔云釁以豭豚爲落禮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註云設盛食以落之卽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樂之事下箋亦云安燕爲歡以樂之又曰本或作樂以釁又名落定本集註皆作落未知孰是如孔言則所據箋本作樂之校書者依定本集註改爲落之也按服虔左傳註則落卽是釁禮記云考而不釁鄭註言設盛食以落之彼正義引庾蔚云落謂與賓客燕會以洒食澆落之卽歡樂之義也以禮記之文明言不釁則鄭註落之不得爲釁故以歡樂釋之對文則以豭豚釁爲落與賓客燕爲樂散文則落樂皆通此箋上已言釁之不必更言落之作樂爲是

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也正義謂古者似巳字同於穆不已師徒異讀孟仲子引詩云於穆是字同之驗此說是也至謂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巳地謂既在巳地而續立其妣祖之廟則非鄭意箋讀巳午之巳爲已然之巳故云已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也說文已部云已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象形亦讀爲已然之已與鄭正同古者似以巳三字通易明夷文王以之箕子以之鄭氏易皆作似之檀弓註云以已字是也但似巳二字同物同音何假更言讀如則知此詩之似原作巳毛知巳與似同故訓爲嗣玉篇巳午之巳云嗣也卽用毛此傳爲訓鄭正恐人誤作巳午之巳故但讀如巳午而云

已成其宮廟也

君子攸芋傳芋大也釋文云芋或作吁按芋與吁同說文芎云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芎也从艸亏聲徐鍇曰芎猶言吁吁驚詞故曰駭人如說文是芋本有大義以其大可駭人故又同吁此傳云大也蓋謂君子見而大之下章方言攸寧此章倘是未躋時事故歎其大非謂君子居中以自光大如正義云云也王文考靈光殿賦云吁可畏乎其駭人也正用此詩

如鳥斯革傳革翼也按訓革為翼則非皮革之革韓詩作勒云翅也翅翼二字說文互訓則韓義亦與毛同惟其字作勒疑當為翬說文翬正訓翅文選何平叔景福殿賦云勒分翼張李註引劉熙釋名云勒與肋同不引韓詩者以韓詩勒訓為翅若云翅分不得更言翼張故置而不引亦知韓詩之勒當與翬同而此詩之革則又翬之省文也釋文謂革毛如字者殆非

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傳正長也冥幼也正義引王子雍說謂宣王之臣長幼有禮又曰本或作冥窈者爾疋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也某氏曰詩曰噦噦其冥為冥窈于義實安但于正長之義不允故據王註為毛說按釋文云長王丁丈反崔直良反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崔音杳是崔靈恩讀傳為長短之長說文長云久遠也序曰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然則直良切乃長之本音其令長及長幼之長

皆假借字此傳正長當从崔讀長言其覓濶窈言其邃深也不必以釋詁青孟耆艾正伯之文爲疑

下莞上簟箋云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正義曰釋艸云莞苻蘺某氏曰本艸云白蒲一名苻蘺楚謂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今江東謂之苻蘺西方一名蒲用爲席按爾疋釋文云莞本或作蔩說文蔩云夫蘺也从艸睆聲不云可爲席是爾疋莞本作蔩某氏及郭璞註所云莞蒲皆當作蔩蔩蒲非此詩之莞正義引以釋箋誤矣釋艸前文云蒘鼠莞郭註云亦莞屬也纖細似龍須可以爲席蜀中出好者說文莞艸也可以爲席此莞乃此詩之莞以其纖細故箋謂之小蒲矣正義又曰司几筵設席皆麤者在下美者在上其職云諸侯祭祀之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以莞加蒲明莞細而用小蒲故知莞爲小蒲之席也此解深得箋意但莞細于蒲而竹簟之麤何以反加莞上玉篇引此詩作上莞下簟于義爲安蓋梁時經本有如此者正義謂常鋪在上宜用堅物以釋上簟似爲有理而于禮經設席麤者在下美者在上終自相乖也箋兼葦言不專于竹正義惟釋竹簟亦疏

無羊

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傳陰陽和則魚衆多矣箋云魚者庶人之所以養也今人衆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也正義曰傳云魚多者言由魚多故捕魚者衆解人共捕之意按經以魚多爲豐年之祥以旐旟之多爲室家之祥初無人衆之

事此傳亦明言魚衆不言人衆下傳云旐旟所以聚衆也是解旐旟所以得爲室家之祥者以旐旟本所以聚衆今牧人夢見之知將來子孫衆多亦非謂此牧人夢見旐旟之下聚有多人也正義强傳同箋實誤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四十二終

靈川秦培璠舊校
南海楚文耀鄧伯奇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四十三

學海堂

毛詩紬義

嘉應李黼平常著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

序家父刺幽王也箋家父字周大夫也正義謂雲漢瞻卬箋俱引春秋此不引春秋註有詳略鄭無義例是也謂春秋家父凡伯之等並應別人則非桓五年春秋書仍叔之子來聘若如孔說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則經書仍叔可耳何爲必稱仍叔之子乎正以此仍叔是雲漢詩人天下皆知故特著之以見雅詩已亡之意以此推之隱七年凡伯卽瞻卬詩人桓八年家父卽此節南山詩人桓

五年仍叔上距宣王初年百二十一年父沒子聘于理無妨
隱七年凡伯上距幽王初年六十六歲桓八年家父至十五
年仍見經上距幽王初年八十五歲年月非甚久遠古人長
壽者多何足疑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傳興也節高峻皃巖巖積石皃箋云興者
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按文選吳都賦云賓緣山嶽之邑劉
淵林註引許氏記字曰陬隅而山之節也今說文作高山許
以陬隅二字釋邑而云高山之節是許以邑節字同陬隅玉
篇又作崨峞二云高崖積石相向是節字中已有積石意釋文
二云巖本又作嚴傳非以積石訓巖巖言維有積石所以高峻

令人視之嚴嚴然也箋云人所尊嚴亦以經作嚴字故云然
若作巖巖則二句皆屬山言何以興下具瞻乎正義雖云巖
巖具瞻互相發見然訓釋迂回不如作嚴嚴爲直捷矣
維周之氐箋云氐當作柢鍇之柢言尹氏作大師之官爲周之
柢鍇持國政之平正義曰說文云柢木根也則柢是鍇之別
名耳以鍇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政故以大師之官爲周之
柢鍇也按說文柢云根也械也並無車鍇之文箋以柢易氏字
未嘗云柢即是鍇正義合柢鍇爲一亦非箋意詳觀正義鍇
能制車之文乃知正義原本必非如此釋文云柢礙也說文
云軔礙車也楚詞朝發軔于蒼梧兮王逸註云軔楅輪木也
玉篇云軔礙車輪木或作杒是軔與杒同說文杒云柢杒也

此原是木名以礙輪者不擇何木或此木亦可斬以礙輪故名桎枻而桎有礙義枻與軔通正義原本當曰說文云桎車枻也則桎是枻之別名耳以枻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政益枻所以止車故言能制車若錯則所以行車不得言制車然則正義不誤校書者因箋桎錯連文故改枻爲錯而正義遂不可通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傳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箋云殆近也爲政當用平正之人用能紀理其事也無小人近正義曰易傳者以上文欲王躬親爲政則宜爲已身之已不宜爲已止也按箋讀已爲紀故言用能紀理其事且又明言用平正之人亦是人而非已正義緣上躬親解爲已身之已非箋意也

正月

胡爲虺蜴傳蜴蜥也釋文蜴星歷反字又作蜥是蜴蜥字同按此虺蜴與斯干虺蛇不同斯干之虺當作虫一名蝮爾疋釋魚云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舍人曰蝮一名虺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孫炎曰江淮以南謂虺爲蝮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爲蝮虺說文虫云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臥形蝮云虫也是斯干之虺本爲虫一名蝮也釋魚又云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說文虺云虺以注鳴詩曰胡爲虺蜥从虫兀聲蜥云蜥易也蜥云蠑蚖蛇醫以注鳴者陸疏云虺蜴一名蠑螈蜴

也或謂之蛇醫是此詩之虺爲虺蜥與斯干殊也正義于此殊少區別

褒姒威之傳褒國也姒姓也威滅也釋文姒云音似毛云姓也鄭云字也威云呼悅反齊人語也字林武劣反按傳後今無箋如釋文則古本有箋今汲古閣本脫也褒姒褒國君所獻故冒姒姓其實童妾觸龍漦而生有毋無父故鄭以姒爲字威齊人語似非元朗所能言亦當是箋又此章傳箋不少孔總釋經文後更不別釋傳箋褒姒爲后始末亦不疏明疑正義亦有脫簡也

乃棄爾輔傳大車重載又棄爾輔正義曰爲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于輻以防輔車也按車上之具皆以輔車其可解脫者亦不少傳不指言何物以經文自具不煩解說也此章乃棄爾輔與將伯助予相對則此輔是人非物下章云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則僕即是輔可知經言大車既重載矣乃棄爾輔車輔車之人至輸傾爾載乃請長者相助晚矣若不棄爾輔車之人則有益于輪輻輔車何人爾僕是也果能屢顧念之即不至輸傾爾載矣如此經意自明不必別有物也

十月之交

序大夫刺幽王也箋云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耳如鄭言是毛公改序厲王爲幽王而移其篇第于此也說此以下四詩者或从毛或从鄭皆無確然可據之文正義已云

各从其家不復強爲與奪而百川沸騰不同三川之震又以鄭義爲安是爲自亂其例毛公先鄭四百餘年去孔子未遠既已改序卽當从之正不必紛紛辨難也

朔日辛卯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正義曰此朔月辛卯自是所食之月云云如孔說經文是朔月今汲古閣本作朔日者涉箋而誤也當改正乃合不用其行箋云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正義曰日月告天下以王有凶亡之徵故不用其常道度所以橫相干犯也按日月行天各自有道至朔相逢而道有表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恒少然有交會而不食者卽有不交而亦食者春秋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漢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皆十月十一月晦頻食于法一百七十二日有餘而一交交乃有食若比月則未交何由有食而春秋漢史現皆有之秝家推之不得諱言術疏多云昔誤而不知天道深遠固有如是之神明而莫可測者既有不交而食故箋謂橫相干犯屬之厲王毛以此詩爲幽王則是依限而食是以梁虞劘唐一行推之在幽王六年乙丑歲　國初學者以授時推之是歲十月辛卯朔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食限既依限而食卽非橫相干犯毛解此句必不得與鄭同唐秝志曰四序之中分同道至相過交而有食然春秋于秝應食而不書者尙多蓋日食必在交限而入限不必盡食若過至未分月

或變行以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
或在陽歷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
爲之隱四者皆德之所生秝家之言如此是月有避日之理
此章毛無傳以上傳日君道月臣道推之毛意蓋謂月不用
其臣道而變行以避日也正義以箋義述毛未爲得矣
胡曆莫懲箋云曆曾也此用節南山傳也曆从曆聲說文曾
也毛無讀若之例曆訓曾卽讀爲曾鄭亦不言當作曆曾讀
若曆曾音同者義可通是漢以來曾曆曆三字一也釋文仍
音七感反非
豔妻煽方處傳豔妻褒姒美色曰豔箋云七子皆用后嬖寵方
熾之時並處位言妻寵盛女謁行之甚也敵夫曰妻正義曰
皇父及伯仲是字之義故知皇父家伯仲允皆字蓋與后同
姓劉也序下正義引中候劉者配姬以放賢以劉豔爲古今
字按鄭惟據經妻字疑正月言褒姒此詩言豔妻當別爲一
后故以爲厲王后耳未嘗言姓劉也宣王元舅申伯是厲王
后申國女也姓姜不姓劉鄭解豔妻亦當爲美色正義云云
誤也
曰予不戕箋云戕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曰我不殘敗
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釋文云戕在良反
王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字如孫毓言則經本作臧
字毛無破字之例此二句當爲皇父述人之言云女謂予所
爲不善當知下供上役禮則有然矣陸孔同時釋文所言孔

豈不知乃猶以鄭述毛非毛意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傳悠悠憂也里居也痗病也箋云里居也

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正義述毛曰毛以爲詩人見

王政之惡如此故言悠悠乎可憂也爲此而病亦甚困病矣

正義可憂也之下當釋里居乃云爲此而病則傳里不訓居

明矣釋文云里如字毛病也鄭居也本或作痻後人改也如

釋文則傳原云悠悠憂也里痗病也居也二字當衍涉箋而

誤也

雨無正

旻天疾威正義曰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

作旻天誤也孔明言俗本之誤今汲古閣經文此句作旻天

不合正義原本釋文云旻密巾反本又作昊天者非也陸謂

當作旻天校書者依釋文而誤也當改正

周宗既滅正義述經曰毛以爲周室爲天下所宗今可宗之道

既滅國亦將亡無所止而安定也又靡所止戾傳定也正義

釋曰此傳質略王述之曰周室爲天下所宗其道已滅將無

所止定毛以刺幽王理必異于鄭當如王說按正月褒姒威

之傳云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

也此句不復發傳當同于前史記周本紀幽王三年云欲廢

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周太史伯

陽讀史記曰周亡矣又云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爲后伯

服爲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周太史言周亡矣

禍成矣卽此詩旣滅之義孔以王肅義述毛謂可宗之道旣滅雖亦可通究非毛旨

小旻

國雖靡止傳靡止言小也按下民雖靡膴句傳不釋膴字鄭讀爲模云法也正義以鄭述毛而王肅讀爲嫵云大也言無大有人韓詩作膜云猶無幾何皆謂民少皆依經分釋也傳意膴卽周原膴膴之膴良以此經言國靡止今言國靡止則是民因國無腴美之地而言故以小也二字統釋之是膴字已于靡止句釋之矣靡止靡膴只一小足以盡之不煩更爲立說以鄭述毛非傳意也

小宛

序刺宣王也疑當作幽王

中原有菽傳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箋云藿生原中非有主也正義曰菽者大豆故禮記稱豉菽飲水菽葉謂之藿公食禮云鉶羹牛用藿是也此經言有菽傳箋皆以藿爲菽以言采之明采取其葉故言藿也按說文藿作藿云未之少也則藿原是菽旣在原中宜乎易得傳言力采乃得者正以其少故也說文此訓直爲毛傳作箋未可以爲菽之葉矣

宜岸宜獄箋云仍得曰宜正義曰時政苛虐民多枉濫此人數遭之在上以爲此實有罪宜其當然由其仍得故曰宜也如孔說是讀箋仍得爲應得也按箋言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事釋經我字是遭獄訟者自言不應得而得

非在上者謂其應得也說文仍从乃聲古者乃亦音仍爾疋仍乃也是仍乃二字音義同鄭箋以仍爲乃言不應得而乃得也

小弁

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傳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正義曰毛意嫌子不當怨父以訴天故引舜事以明之又曰引此者言大舜尚怨故太子亦可然也孔此解猶未深得毛意傳引號泣于旻天釋何辜于天引于父母釋我罪伊何耳孟子逃公明高曰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釋書于父母句與此詩正同故傳引而釋之也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傳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孫

毓謂傳意毋斥褒姒正義譏之謂太子非離裏褒姒而生按上傳云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則經中母字自指褒姒以褒姒見爲后也傳但以毛裏爲內外亦未嘗以太子爲褒姒所生箋云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于我似以離裏指申后然觀下箋云太子不爲王及后所容而見放逐則此箋離裏亦當指褒姒不處胞胎因上不得皮膚之氣而連言之耳不必泥也

雉之朝雊箋云雊雉鳴也正義曰雄雌之於朝旦雖然而鳴又引說文云雊雄雉鳴也按今說文雊云雄雌鳴也雷始動雉鳴而雊其頸玉篇雊云雄雌鳴與說文同廣韻雊云雉鳴與

此箋同初無雄雉鳴之說文選潘安仁射雉賦云雉鷷鷷而朝雊徐爰註曰鷷鷷雉鳴也又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雖雉不得言雊顏延年以潘爲誤用也按詩有鷷雉鳴則云求牡及其朝雊則云求雌今云鷷鷷朝雊者互文以舉雄雌皆鳴也徐註爲潘賦曲圓其說而不知雊之爲訓本兼雄雌孔以雄雉鳴釋箋又引別本說文以實其說非鄭訓雉鳴之本意也

析薪杝矣傳析薪者隨其理箋云杝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正義曰析薪而言杝明隨其理杝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按从也从它之字隸書多混而爲一杝依說文當从手从它但其訓爲曳非此詩之杝明矣玉篇引此詩作杝云謂隨其理也廣韻杝字註亦云析薪是經有作杝字者然說文杝訓落也亦與傳箋不合廣韻杝云離也說詩者或謂杝是以手離之析既是離安得杝又爲離正義讀杝爲施得之但亦非漸相施及蓋施有从義有伺義孟子云施从良人之所之邱中有麻詩將其來施施箋云施施舒行伺閒獨來見已之皃是施有隨从伺視之義故毛以爲隨其理鄭以爲觀其理杝與施音義同也

予之佗矣傳佗加也正義曰此佗謂佗人也言舍有罪而以罪與佗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佗加也按以罪加佗人義自得通但如孔言則經既言子又復言佗必予不訓我訓爲與而後可爲以罪與佗人也說文佗云負何也舍彼有罪而妄

加于太子太子身負此罪故經曰佗而傳曰加矣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傳念父孝也孟子引舜孝以論此詩故毛亦引孟子而斷太子之爲孝用師說也于時太子已奔申國不忘幽王其哀痛憯怛之心必有流露于言面者故其傳述之如此經曰遑恤似已決絕者痛之切正其念之深也幽王果欲殺太子亦無難詭詞召反至而戮之當年不聽讒言而于所謂我躬不閱者卒能容其逋竄以成東周數百年之基則此詩之孝有以感動其心矣

巧言

曰父母且箋云始者言其且爲民之父母今乃刑殺無罪無辜之人正義述經曰王之始者言曰我當且爲民之父母也自許欲行善政今乃刑殺其無罪無辜之衆人又釋箋曰無道之君皆自謂所爲者是道非知其不可而爲之也按箋云始者言其且爲民之父母則經中曰字是詩人之言孔以爲幽王自言非箋意也

亂如此憮傳憮大也箋云憮敖也爾疋釋詁云憮大也釋言云憮敖也而釋言之憮陸氏釋文本作憮是二字本通此詩兩憮字毛作傳時上經當作憮故訓爲大下經作憮以憮之爲敖人所易知故不釋也鄭箋詩時兩經皆作憮故訓爲敖正義以毛訓憮爲大述下經云昊天乎王甚虐大我誠無辜而幸我是虐大也大字釋憮字而虐字於經並無所指未得毛意按上憮字訓大是總言亂之大下已威大憮分承此句言

王甚可畏王甚放慢毛意亦當同鄭也

僭始既涵傳僭數涵容也正義曰亂之初所以生者讒人數緣事始自入盖得容受其言知王不察眞僞遂以漸進讒也盖本王肅說按傳意讀僭爲譖故訓爲數數色主切言此譖人數說于王之始王既容受其言也釋文云僭毛側陰反陸亦以傳讀僭爲譖矣而數乃音朔又襲子雍之誤

君子信盜傳盜逃也正義曰毛解名曰盜意也風俗通亦云盜逃也言其晝伏夜奔逃避人也如孔言是毛以經盜字爲盜賊之盜按書牧誓云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與此經正同毛訓盜爲逃言此讒人逋逃而來君子信之耳

匪其止共維王之卬箋云卬病也小人好爲讒佞既不共其職事又爲王作病二句毛無傳正義以箋述之毛意不必然也蓋上章言亂初生于王又生于君子君子怒則可沮祉則可已此章承上章而言君子非惟不怒而反與盟君子非惟不祉而反信盜既惟盜言是甘亂由是日進此在位君子以聽讒爲事非惟于其職止而不供而已實足爲王之病害也止共屬在位之君子不屬讒人毛意或然

遇犬獲之箋云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正義曰遇犬者言冤逢遇犬犬被獲耳遇非犬名故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是也按如孔言遇爲逢遇箋何爲以馴字釋之釋文云遇犬如字世或讀作愚非也如陸言則有

讀作愚犬者愚犬何能獲兎其說誠非然鄭特釋遇犬必非如字讀也爾疋釋言云遇偶也此犬出入與人相偶故號曰偶犬而釋爲犬之馴者耳遇偶皆从禺得聲史記孟嘗君傳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曰偶音遇是遇偶音同也無拳無勇傳拳力也按拳與捲同說文捲云气勢也从手卷聲國語曰有捲勇文選司馬子長報任安書云更張空拳以擊耳註曰李登聲類云拳或作捲此言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耳桓寬鹽鐵論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師旅之衆奮空捲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白起雖阬趙卒向使預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畏也況三十萬披堅執銳乎如聲類及李註所引空捲皆與拳通傳訓拳爲力音同假借耳

何人斯

序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箋云今本誤作傳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正義曰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爲卿士明畿內故曰皆畿內國名孔不言暴在何地春秋文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杜註云鄭地而不言地之所在按左氏傳云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經上言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下言盟于暴傳言會伊雒之戎而不言于暴傳殆以暴卽衡雍也說詩者或以此暴爲暴公之國謂幽王時鄭尙在西都此地是東都畿內之邑然以蘇國例之蘇國名而地乃爲溫暴亦

國名而地未必卽在暴此孔所以不引與

云何盱矣正義曰毛於下章以祇爲病言使我病是使蘇公之病則此盱亦爲蘇公之病也又曰毛以此云何其盱與下俾我祇也傳祇病也箋云何而使我有罪病也按上章祇攪我心下章俾我祇也經有我字可以言我病此章無我字當指何人傳意言一者之來見王于汝何病乃使我病耳與下章自相呼應之詞孔以我病釋之未爲安也

否難知也箋云否不通也又云反又不入見我則我與汝情不通汝與于譖我與否復難知也釋文云否方九反一云鄭符鄙反按此句毛無傳箋以不通二字釋否又云我與汝情不通正解經中否字其云汝與于譖我與否非經中否字也陸

以方九反列在前以符鄙反列在後是讀箋爲然否之否非鄭意也當以符鄙反爲是

俾我祇也傳祇病也箋云祇安也釋文云祇祁支反一云鄭止支反按祁支反是讀爲疧也爾疋云疧病也白華云俾我疧兮傳云疧病也此俾我祇與彼俾我疧一耳二字聲近可以通借故傳訓祇爲病或作傳時經字亦作疧也鄭訓祇爲安則止支反爲是其祁支反之祇乃神祇之祇也

覯人罔極箋云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汝相見正義以箋述毛按以極反側傳云反側不正直也箋云反側輾轉也毛鄭異矣此言罔極下言以極上下自相申成毛意言汝有婟然之面目何覯人亦反側而罔極乎我今作此八章之歌正以

窮極汝不正不直之情也

巷伯

序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箋云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序解之以名篇正義曰此經無巷伯之字而名篇曰巷伯故序解之云巷伯奄官言奄人爲此官也官下有兮字衍定本無巷伯奄官四字於理是也以俗本多有故解之如孔言則巷伯奄官四字是序文校書者誤移作箋也正義又曰巷伯是內官也其官用奄上士四人爲之又曰又解內小臣而謂之巷伯者以其此官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也如孔言則寺人內小臣也句寺人二字當作巷伯校書者既移巷伯奄官四字作箋文不得再言巷伯因改爲寺人而不知寺人與內小臣鄭意各有其官也當悉改依正義原本乃合

釋文巷伯奄官下云官本或將此註爲序文者如陸言則所據箋首有巷伯奄官四字既有四字不可再言巷伯當是寺人內小臣也秦風寺人之令釋文云寺本亦作侍傳云寺人內小臣也彼正義謂爲在內細小之臣既寺字爲侍則凡在內官俱得稱侍人亦不必以細小釋之此箋寺人亦可讀爲侍人如此則巷伯奄官四字釋序中巷伯寺人內小臣也釋序中寺人傷于讒其義亦可通也然此經寺人不聞亦作侍秦風正義引此箋云巷伯內小臣文選宣者傳論云詩之小

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李善註引毛萇曰巷伯內小臣也雖誤以爲毛萇亦足證此箋首爲巷伯內小臣而非寺人內小臣矣箋文从正義爲當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傳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箋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蚿之貝文也正義釋傳曰錦而連貝故知爲貝之文如孔言則傳錦文二字當作貝文箋以傳言貝文不明爲何貝故曰貝文者餘泉餘蚿之貝文傳箋兩錦文皆誤爾疋釋魚言貝多矣獨取餘泉餘蚿者以爾疋諸貝不言文惟餘泉云白黃文郭註曰以白爲質黃爲文點餘蚿云黃白文郭注曰以黃爲質白爲文點此外惟云元貝貽貝郭註曰黑色貝也邢疏云山海經曰陰山濁浴水出焉南流注蕃

澤其中多文貝皆謂此餘蚿餘泉也說文云文錯畫也文以相錯而成元惟一色不可言錯二貝兼黃白之文故鄭獨有取焉然箋引二貝申傳文章相錯耳其實錦文非止黃白故箋又云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言集采則不止黃白二色矣釋文云萋斐文相錯也無章字依釋文爲當

猗于畝丘傳猗加也箋云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歷畝邱傳言加箋言歷義各殊矣按傳意言楊園之道惟可至楊園今增加一道即可以至畝邱以興讒人本不能譖君子今若增加其言即可以及君子也正義以箋合而述之誤也

作爲此詩箋云作起也孟子起而爲此詩欲使衆在位者愼而知之正義曰當云作賦詩定本云作爲此詩又定本箋有作

起也作爲也二訓自與經相乖非也如孔言則正義經文是作爲作詩故其述經曰讒人立意如此故我寺人之中字曰孟子者起發爲小人之更讒而作巷伯之詩起發句釋上作字而作句釋下作字且讀爲字爲去聲也其言當云作賦詩者謂箋當云作起也作賦詩也然箋言孟子起而爲此詩則鄭經本是作爲此詩作訓起爲讀平聲定本爲得箋意定本箋當是作起也爲作也傳云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將踐刑釋經作字作此詩釋經爲字箋申傳意故曰作起也爲作也其云孟子起而爲此詩亦當言起而作此詩如此則種種皆合矣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四十三終

南海桂文燦鄒伯奇新校　靈川秦培璠舊校

毛詩紬義

嘉應李庶常黼平著

谷風之什

谷風

維風及頹傳頹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明友相須而成正義曰頹者風从上而下之名回風从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按頹是暴風不可以言力薄既从上而下而谷風乃和調之風安能與之并力反相扶而上孔泥爾疋李孫二家之註而爲此說非毛意也傳風之焚輪釋經中頹字風薄釋經中谷風和調故力薄得頹風相扶而上傳益以

頲風爲从下而上之風爾正之文惟言焚輪謂頲扶搖謂之
焱耳其以頲爲从下上乃李巡孫炎之說毛公
六國時人固未知後人爲此解也今世存郭注爾正其說與
李孫同然莊子消搖遊篇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釋文云司
馬云上行風謂之扶搖爾正云扶搖謂之飄郭璞云暴風从
上下也文選曹子建贈徐幹詩云流焱激櫺軒李善註爾正
曰扶搖謂之飄郭璞曰暴風从上下也焱與飄同古字通陸
李引郭註扶搖皆作暴風从上下與今本不同則郭註焚輪
必爲暴風从下上矣若然焚輪爲風从下上正可引以釋傳
而孔不引者以經字作頲頲訓下墜李巡謂焚輪暴風从上

來降謂之頲與此詩合故置郭不引不知字書無頲字訓下
墜者當作隤此詩之隤从禿从貴隤訓禿兒又訓暴風傳言
風之焚輪釋隤非釋隤也莊子搏扶搖而上彼上指大鵬搏
亦作摶音博言風从上而下而大鵬从下而上鵬力猛故能
與逆風相摶而上此傳相扶而上謂隤風扶谷風从下而上
也

維山崔嵬傳崔嵬山巔也按此崔嵬當作厜儀爾正釋山云山
頂冢崒者厜儀十月之交山冢崒崩箋以崒爲崔嵬亦當依
釋山作厜儀說文云厜儀山巔也正用毛此傳爲說釋山別
有崔嵬郎周南之崔嵬爾正所謂石戴土毛傳所謂土戴石
者也

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傳雖盛夏萬物茂壯艸木無有不死葉萎
枝者正義曰以其天時不齊不能無死者故月令仲夏靡艸
死故曰死生分是草木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定本及集註
本云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如孔言是傳本云艸木無能
不有枝葉萎槁者依定本集註改之也按盛夏萬物
壯茂故言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若作無有不死葉萎枝則
非理矣盛夏之時草木何嘗盡如是乎當改依原本爲當

蓼莪

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正義曰作詩之日已反于家故言出入之
事按箋云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然以爲不可斯須無也
出門則思之而憂旋入門又不見如入無所至如箋是孝子

心中擬之如此故下南山烈烈箋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
烈烈然若此章已返于家下章何爲又言見役乎必不然矣
出入腹我傳腹厚也箋云腹懷抱也正義述傳曰出入門戶之
時常愛厚我釋箋曰腹我謂置之于腹故謂懷抱以父母厚
己非獨出入之時故易傳也按腹訓厚與爾正說文同月令
水澤腹堅釋文云腹本又作複呂覽正作複說文複重衣兒
然則腹複音義同以重衣裏小兒出入抱之故傳謂之厚而
箋以裹裒申之傳箋俱讀腹如複非有別也

大東

無浸穫薪傳穫艾也箋云穫落木名也既伐而折之以爲薪正
義釋傳曰穫讀如穫稻之穫故爲刈也釋箋曰穫落釋木文

文在釋木故爲木名如孔言則正義本經文作檴字故毛讀檴爲穫今汲古閣本作穫誤也正義讀箋穫落二字句木名也三字句依爾疋釋木之文自應如此然月令季秋云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說文云艸曰零木曰落箋意以檴爲落木之名非依爾疋也釋文云穫毛刈也鄭落木名也得之

鞹鞹佩瑮傳鞹鞹玉皃瑮瑞也箋云佩瑮者以瑞玉爲佩佩之鞹鞹然正義述經曰言王政既偏其所用之人皆鞹鞹然佩其瑮玉居其官職不以其才之所長又曰鄭唯言佩瑮云是玉也故鞹鞹爲玉皃瑮瑞釋器文郭璞曰玉瑞也禮以玉爲瑞信其官謂之典瑞此瑞正謂所佩之玉故箋云佩瑮者以瑞玉爲佩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是也如孔言則今本傳文鞹鞹玉皃瑮瑞也七字皆箋文也孔以毛鞹鞹指人言故云所用之人皆鞹鞹然佩其瑮玉鄭鞹鞹指玉言故用鄭唯言三句以別于毛校書者因孔下文言故箋云佩瑮者以瑞玉爲佩遂分瑮瑞也以上爲傳文下爲箋文當據正義改依原本爾疋釋訓皇皇琟琟釋器瑮瑞也兩處那疏引此皆云毛傳盖自宋初已誤矣賴正義本文具在可細繹而得也

維北有斗正義曰箕斗俱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如孔是以經之斗爲南斗按月令孟秋昏建星中建星近斗其時斗正南而箕在西不得謂箕南而斗北也孟秋北斗柄指申經所謂西柄之揭矣

四月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箋云匪非也寧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曾使我當此難世乎正義曰人困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我先祖非人出悖慢之言明怨恨之甚猶正月之篇怨父母生已不自先後也正義說誤詩是士大夫所作悖慢先祖庸奴販婦且不肯言豈謂士大夫而出此乎鄭蓋讀經人字爲儿說文儿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儿是親愛人之意與人我之人有別鄭于中庸表記兩仁者人也或云讀如相人偶之人或云施以人恩皆是儿字彼文仁人並列恐涉人我之人故須訓釋以明之此經人字與忍相對其爲儿字可知儿則不忍非儿則忍理亦易明故不煩更爲解說箋言我先祖獨非儿乎儿則當知患難何爲曾使我當此難世乎如此解則詞非悖慢鄭意當然

百卉具腓傳腓病也文選謝靈運九日从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云淒淒陽卉腓李善註曰韓詩曰秋日淒淒百卉俱腓薛君曰腓變也俱變而黃也毛萇曰痱病也今本作腓字非也毛上言淒淒涼風下言痱病箋亦言涼風用事而衆卉皆如李言則毛經字作痱按爾疋釋詁云痱病也說文云風病病說文風病之訓依毛傳爲解也作痱爲是具韓詩作俱文選鮑明遠苦熱行李註引毛詩作俱腓是唐本有作俱者釋文不言何也

廢爲殘賊傳廢伏也正義曰說文云伏習也恒爲惡行是慣習之義定本廢訓爲大與鄭不同按今說文心部無伏字正義

所引明有其訓豈唐初說文有之耶箋云言在位者貪殘爲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大於惡釋文云忕時世反下同又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釋文言下同謂箋亦作忕於惡也今汲古閣本作大於惡校書者依定本之訓改之但爾正釋詁云廢大也郭註引此詩合之定本是毛鄭有作大者與爾正合未可因王肅亦作大而并廢正訓也傳箋俱作大爲是

曷云能穀傳曷逮也箋云曷之言何也正義曰我此諸侯日日構成其禍亂之行逮何時能爲善言其日益禍亂不能逮於善時按傳言諸侯構成其禍我逮于禍云耳豈能穀乎孔仍以何時釋傳則逮爲衍字矣爾正遏逮也孔引釋言不云字異則爾正遏有作曷者釋文云曷舊何葛反一云毛安葛反後音是也

南國之紀傳滔滔大水兒其神足以綱紀一方正義謂傳意亦喻江漢之旁國故言一方箋以江漢喻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孔以毛傳附于鄭箋故爲此說按序言下國構禍即經中南國傳意以江漢大水其神綱紀一方喻幽王不能綱紀四方致南國諸侯構禍也詩八章首章言先人不庇佑己使生于此世二章亂離瘼矣正言遭亂三章民莫不穀言他國不亂而我南國獨亂四章五章言致亂之由起于在位貪殘下國構禍六章七章言幽王不能綱紀天下故致南國構禍在位貪殘傳鶉賁貪殘之鳥是也八章言州木

之不如作歌告哀大東篇言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此詩言南國構禍蓋江漢間小國大夫所作故炊于大東也大國構禍則小國懼春秋文十三年左傳云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賦四月時晉楚方爭諸侯鄭衛貳于楚因公而請平于晉文子以天子不能綱紀四方致伯主爭盟實同構禍故言寡君亦未免有微弱之憂即賦此詩當取義于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杜註謂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爲還晉蓋用王肅詩義既違左氏之意亦與詩序不合誤也

北山

我從事獨賢傳賢勞也箋云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我有賢才之故獨使我從事于役自苦之詞王肅難鄭孔申之具在正義按孟子論此詩云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孟子既以勞釋賢傳依而用之賢之得爲勞者說文云臤堅也从又臣聲凡臤之屬皆从臤讀若鏗鏘之鏗古文以爲賢字春秋公羊成四年經云鄭伯臤卒釋文云臤本或作堅疏云左氏作堅穀梁作賢字然則臤堅賢三字通而東觀漢記云陰城公主名賢得續漢書天文志作堅得是賢即堅字上經言王事靡盬謂王事無不堅固使己盡力以堅固之此章言不均大夫之使而我從王事獨盡力以堅固之故得爲勞也

鮮我方將傳將壯也按釋詁將壯俱訓大故將可訓壯釋言又曰奘駔也邢疏曰秦晉謂大曰奘說文曰奘駔大也是奘亦

訓大爾疋樊光孫炎二本無裝駟也而有將且則將卽裝字
也凡訓大訓壯之將其裝之借乎
旅力方剛傳旅衆也箋云王謂此事衆之氣力方盛乎何乃勞
若使之經營四方正義傳箋無釋玩箋何乃勞苦云云似指
行役之士子說後人因謂一人不可以言衆力改訓爲陳力
按傳旅不訓陳而訓衆傳意此二句指在朝諸大夫言王善
我年未老鮮有如我之方壯者乎其實衆大夫氣力方剛亦
可使之經營四方也鮮釋文云息淺反沈云鄭音仙

無將大車

序大夫悔將小人也經無將大車傳云大車小人之所將也經
以大車喻小人言大車卽有小人在內故傳以小人所將釋
之正義引書肇牽車牛遠服賈用證大車爲小人之所將此
乃編戶細民非序與傳所謂小人也誤甚箋云將猶扶進也
說文牀云扶也从手爿聲將當作牀今作將聲同假借也

小明

日月方除傳除除陳生新也箋云四月爲除昔我往至于艽野
以四月自謂其時將卽歸何言其還乃至歲晚尙不得歸正
義釋傳曰上云二月初吉爲始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二月
也下章云日月方奧傳曰煖卽春溫亦謂二月釋箋曰下章
云日月方奧文與此同洪範庶徵曰燠曰寒寒爲冬燠則燠爲
夏矣若毛以方燠爲二月之初則接于正月之末時尙有霜
不可云燠且爾疋稱四月爲除故據以易傳也按傳言除陳

生新及奧煖耳未嘗言二月也傳意以上二月初吉爲周二月建丑之月知者此經日月方除歲聿云暮與唐風歲聿其暮日月其除同彼傳云聿遂除去也彼正義云時當九月則歲未爲暮而言歲聿其暮者言其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耳謂十月以後爲歲暮也此月未爲暮也采薇云曰歸曰歸歲亦暮止其下章云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十月爲陽明暮止亦十月也小明云歲聿云暮采蕭穫菽采穫是九月之事也云歲聿云暮其意與此同也彼正義以此經采穫爲九月則自丑月初吉而行先歷寒次歷暑而至建戌之月次第秩然此章日月方除卽承上離寒下章日月方奧卽承上離暑昔我往矣者往徂也承上我征徂西言今尙未歸追憶昔我徂行時矣已離歷有寒之日月其時萬物方除舊生新何言其還至今歲遂將暮猶未得乎夏正月正除舊生新時也下章言已離歷有暑之日月其時天氣奧煖何言其還至今歲遂將暮猶未得乎奧煖卽暑也經文傳旨至爲明白自孔以方除方奧爲二月而傳遂不可通矣至箋以四月爲除上箋又言至今則更夏暑冬寒自據夏正或謂如此則歲之將暮爲十一月于時安得尙有蕭菽不知蕭菽之類至冬而槁枝其根莖亦可爲禦寒之用義亦得通也

鼓鐘

淮水湯湯傳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正義引王基謂淫樂爲鄭衞桑間濮

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謂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未知誰當毛旨按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淫而已肅駁王基而重在非所亦未爲得毛旨也毛以天子巡守朝諸侯有享燕自應有樂雖在淮上未爲非所惟不與德比即爲淫樂耳正義又引孫毓不信毛爲會諸侯箋于上下皆不言諸侯或亦如毓按春秋昭四年左傳椒舉曰幽王爲太室之盟而戎狄叛之杜註太室嵩高紀年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室漢志密高古文以爲外方書禹貢能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孔安國傳云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正義謂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桐柏淮水所出此至外方約四百里此傳言會左傳及紀年言盟春秋時會盟異日異地者多然則幽王先會于淮水之上復盟于太室毛傳非無據矣抑又有說焉水經潁水篇云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東南流逕蜩螗郭東俗謂之鄭城又東南入于淮漢志謂出陽乾山少室陽故實與太室一山幽王盟太室故鐘水上此詩所陳當是潁水而經言淮水者雍州漆沮下流入洛瞻彼洛矣篇以爲洛水潁水下流入淮故此經以爲淮水與將將湯湯無釋觀次章傳云喈喈猶將將潛潛猶湯湯則不應無之釋文將七羊反聲也湯音傷流盛也當是傳文今汲古閣本誤脫當補入

憂心且妯傳妯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按傳動與慟同箋知傳意故以爲悼說文無慟字新附中有之經典通用動論語顏

淵死子哭之動俗本作慟馬融云哀過鄭云變動容皃知字本作動鄭于彼註言變動悼傷之至卽能變動其容皃動與悼一也說文妯云動也正依爾正及此傳而心部怞云朗也引詩憂心且怞說文引詩一句而屢異其字者多或據此以謂詩字當作怞者誤也

笙磬同音傳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箋云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按儀禮大射樂人宿縣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鏞皆南陳註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鄭解笙磬與毛此傳同故此箋不易傳正義釋箋八音克諧曰經言鐘琴笙磬是金石絲匏四者舉此明土革竹木亦和同可知是謂箋以笙磬爲二器非箋意也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傳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味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籥舞若是爲和而不亂矣正義述經曰以爲王者之雅樂以爲四方之夷樂又以爲羽舞之籥樂按文選魏都賦張載註引韓詩內傳云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也與毛義同然則雅兼六代南兼四夷此外不聞更有所謂籥樂豈指七月之篇別領于籥章者乎然傳言以爲籥舞只是言雅南之樂皆爲籥舞耳雅兼六代禮記孔子閒居云夏籥序興賓之初筵云籥舞笙鼓鄭箋以爲殷禮周官籥師云祭祀則鼓羽籥之舞三代樂皆籥舞其餘可知是雅樂以籥舞也春秋襄二十九年左傳云見舞象箾南

籥者白虎通引樂元語曰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是南樂以籥舞也孔見箋分雅南籥爲三舞以毛亦爲三舞非傳意正義又曰定本作朱離其義不合按文選東都賦註引鉤命決作株離引毛此傳作朱離李善云說樂是一而字竝不同益右音有輕重也依定本作朱離亦得

楚茨

我庾維億傳露積曰庾十萬曰億箋云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正義以庾在于空非有可滿之期倉無一億者疑箋互辭爲非按解方一尺長二尺七假令倉高二丈方廣二丈七尺一倉已容粟二千斛五十倉卽十萬斛孔欲以一倉計之泥矣說文庾云水槽倉也一曰倉無屋者無屋

卽傳所謂露積庾亦倉類四周必有垣牆非無可滿之期也正義釋箋自黍與與至喻多止今本箋十萬曰億四字衍文當刪也

以妥以侑傳妥安坐也箋云既又迎神使處神坐而食之正義以毛述經曰當饋獻又迎尸于室以拜安之釋箋亦云拜以安之按釋文于箋神坐音才臥反則毛坐如字謂神安坐也鄭讀爲座謂神之位也古坐座一字而音各不同義从而異史記高祖本紀云高祖因卻倚諸客遂坐上坐正義上在果反下在臥反此傳安坐傳箋異讀正義不別疏矣說文無妥字綏字云从糸从安徐氏謂當从爪从安省然詩禮爾疋俱有妥字說文偶脫耳

或剝或亨或肆或將傳亨飪之也肆陳將齊或陳于牙或齊于肉箋云有解剝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于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正義曰易傳者以祭雖有牙不施于既亨之後非文次也按禮運云腥其俎熟其殽鄭註腥謂豚解而腥之熟謂體解而爓之此經剝亨以熟言禮運所謂腥其俎也腥故宜陳于牙而分齊之肆將以腥言禮運所謂腥其俎也腥故宜陳于牙而分齊之經四或分兩平非相承說下故傳云然自孫毓駁傳不待既熟乃齊孔承其誤遂爲祭雖有牙不施亨後之說非傳意也正義釋箋是解剝其肉定本集註箋作解剝其皮今汲古閣本依定本集註改之也當依正義原本

先祖是皇箋云皇暀也先祖以孝子記禮甚明之故精氣歸暀之正義曰信南山箋云皇之言暀也泮水箋云皇當作暀暀猶往也不同者註意趣在義通不爲例也按爾疋釋詁暀暀皇皇美也那疏引少儀云祭祀之美齊齊皇皇鄭元云皇皇讀如歸往之往彼言皇皇則此暀暀也如那疏言則皇與暀一字此箋皇暀也明皇爲暀字而言精氣歸暀泮水箋言暀猶往也少儀註言皇讀如歸往之往是皇暀往三字同也皇暀得爲往者說文之部坐字云艸木妄生也从之在土上讀若皇徐音戶光切說文讀若之例有言音同者有音義並同者坐讀若皇是皇本作坐也爾疋之往也之在土上坐有往義故皇得爲往而暀往皆以坐爲聲故暀得爲往也

爲豆孔庶箋云庶勝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共籩豆必取肉物

肥腯美者也正義曰庶腯也釋言文捘今爾正作侈如孔言則唐本爾正作腯矣釋文云腯何沈都可反說文無腯字肴部𦞦字云富𦞦𦞦兒从肴單聲徐音丁可反富𦞦𦞦卽篆所謂肥腯矣

徂賚孝孫傳賚予也釋文載傳云與也正義述經云既而因以所嘏之物往與主人孝孫也是正義經傳亦作與孔引釋詁云賚予也當亦作與校書者據今本爾正改之并改毛傳賴釋文正義尙可尋繹當依原本乃合

信南山

畇畇原隰傳畇畇墾辟兒正義曰釋訓云畇畇田也註引此畇畇原隰與勻音同也如正義孔以畇當爲勻矣說文無畇字而勻訓少也與墾辟之義不合釋文畇音勻又作畇又音旬說文亦無畇字旬訓徧也於義爲近爾正釋文引字林云均均田也是呂忱作均均其訓爲平徧爾正本釋此詩作均爲得矣

曾孫田之傳曾孫成王也正義謂周祖文王而宗武王成王繼文武爲太平之主特異其號故詩通稱成王爲曾孫不繼于文王直言孫者以太王亦王迹所起見其王業之遠又不稱元孫者以元孫對高祖爲定名世數更多則不得稱元孫曾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明周德之隆久拨傳以經上言禹甸下言曾孫而序又稱幽王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以曾孫爲成王義係于禹不係于周

之祖也書武成篇曰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王者于天地山川尙稱曾孫況周祖后稷爲堯弟與堯同祖元嚳禹祖昌意皆黃帝子孫故成王于禹得稱曾孫此篇及甫田大田之曾孫皆係于禹他篇曾孫乃當如正義說耳

雨雪雰雰傳雰雰雪皃豐年之冬必有積雪釋文雨于傳反崔如字如字則是雨雪並下雪而兼雨到地卽化此冬安得有積雪崔讀與毛義違不可从也雰乃氛之或體說文氛云祥氣也傳言雪皃者文選謝惠連雪賦云連氛累霧掩日韜霞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則氛氛是將雪時皃狀故傳以爲雪皃也

疆場有瓜傳剝瓜爲菹也箋云于畔上種瓜瓜成又人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爲菹貴四時之異物正義引地官場人凡祭祀共其果蓏之屬謂天子之瓜自令有司供之不稅于民按載師曰以場圃任園地又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註鄭司農云任地謂任土地以起賦稅也元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國稅輕近而重違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有樹而畺場有瓜是鄭以載師稅瓜矣孔何不引以證與豈以載師園地在近郊之內鄭註雖引此詩而非民田之疆場然稍縣畺之地行井田則于公田種穀田畔種瓜穀是曾孫之穡瓜爲皇祖之菹亦統在任地起稅之內不可謂不稅民瓜矣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四十四終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四十五　學海堂

毛詩紬義

嘉應李庶常黼平著

甫田之什

甫田

倬彼甫田傳倬明皃甫田謂天下田也正義釋傳曰言明者疾今不能言古之明信故云明也按傳言明皃不云明也自是皃狀彼田言明乎彼天下之田如彼其廣也箋云明乎彼太古之時乃有明信之義孔以箋述傳誤釋文云倬韓詩作劉云卓也卓疑當作晫韓奕有倬其道釋文云明皃韓詩作晫音義皆同然則卓卽晫字其義爲明與毛傳合劉玉篇引韓詩作蓺从艸不从竹爾疋釋文引說文云蓺艸大也今說文

艸部蓺云艸木倒从艸到聲蓺云艸木也从艸致聲蓺卽蓺之訛蓺訓艸木與釋文合玉篇廣韻俱無蓺字而今本有之後人妄加耳

歲取十千傳十千言多也箋云甫之言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从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箋以甫爲夫不據天下之田當據畿內言之以畿內雖用貢法而采地有井田也然亦以成稅萬畝其數與經十千相合故約畧言之實則並無此數小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註曰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邱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爲除水害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邱方四里四邱爲甸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出田稅三十六井治洫云云六十四井井稅一夫夫百畝計僅六千四百畝不滿十千之數是鄭十千亦言其多耳正義因井稅一夫之言遂謂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是爲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又疑鄭以井稅一夫無二十畝爲廬舍之事皆與

鄭相違什一者先王不易之定法故曰重于什一大桀小桀輕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以助法而論八家各受私田百畝什一稅之本當家取十畝因借其力以助耕八十畝之公田卽以償一家十畝之入是名爲九夫稅一實爲什中取一匠人九夫爲井註曰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又曰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載師職曰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輕近重遠耳彼註言井田稅夫與此箋同而卽引載師無過十二此鄭以井田爲什中取一之明証也匠人註又曰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此言邦國行助而謂之徹徹通也貢固

什一助亦什一通其率以什一爲正無復輕近重遠如畿內也又引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此言邦國亦不過貢外助別其法也若如孔言助爲九而稅一貢爲什一而貢一則郊內田少郊外田多且數倍安能通率以爲什一乎至遂人夫一廛註明引孟子五畝之宅而七月亟其乘屋箋言治野廬之屋此詩攸介攸止箋以介爲廬舍信南山中田有廬箋釋中田爲田中則以公田在九百畝之中有二十畝之廬舍亦足見矣

我取其陳箋云民得賒貸取食之正義釋箋云是倉廩有餘賒貸取而食之也又云定本及集註皆作貸義或然也如孔言則正義箋本作貸校書者依定本集註改之也當改依原本

攸介攸止毛不爲傳惟下句云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治田如指上或耘或耔得穀如指上黍稷薿薿則經攸介句爲衍文矣細繹傳意恭益卽以治田釋攸介得穀釋攸止介與界通思文無此疆爾界古本作介傳意謂既治田于所界之處又得穀于所止之處將進我爲俊士耳正義用王肅義述毛云所以成大功所以自安止不知以毛述毛之爲當矣箋訓介爲舍則以古介字多作个大學若有一个臣書作介是也說文無个字徐鼎臣云个亦不見義無以下筆明堂左右个者明堂旁室也當作介然則介本室名故箋訓爲舍也以穀我士女傳穀善也按傳以穀爲善則與上章烝進同上以男言此以女言士女猶云君子女子亦有士君子之行也正義述經謂士與女則與上髦士復矣

嘗其旨否此章箋以攘爲饟謂成王親率王后世子饋彼農人田畯至又加酒食以慰其與田又饟己之左右親嘗其美與否箋義允矣不煩更爲立說正義以毛無破字之例其義必不與鄭同因用王義述毛復載其說云田畯之至喜樂其事教農以閑暇攘田之左右除其岨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按田官教農人以嘗艸嘗土自是平日之事恐未可施于穀已大熟之時今試爲述之曾孫來止來于公所月令所謂田舍東郊孟子所謂出舍于郊也農人聞成王已來率其婦子饁彼在田之人益勤其事田畯言至至田間也喜卽喜其饁餉攘其左右六句謂田畯攘辟其左右勿令躁

踐自取黍稷之穗嘗其美否而告于成王言其禾治理而條列可卜其終之善而且有于是成王不怒亦喜農人之能疾也田畯箋謂司嗇周禮無司嗇而有司稼其職云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植之種周知其名既須辨別而周知固應有嘗穀之事矣

禾易長畝傳易治也長畝竟畝也上二章言黍稷卒章兼言稻梁此變言禾又言長畝者說文禾云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又曰莖節爲禾然則此詩是表其莖節之特異者傳達經意故以竟畝釋之成王時唐叔得禾異畝同穎見于書序不知此詩亦有之信乎太和在成周宇宙間也

曾孫之稼箋云稼禾也正義述箋作稼禾稼今本也字誤當改

正

大田

大田多稼箋云大田謂地肥美可墾耕多爲稼可以授民者也正義曰艸人掌土化之法稻人掌稼下地秋官薙氏掌殺艸月令云燒薙行水皆是爲稼也爲稼謂多爲此等之稼以糞美其地故云多稼若其不然鄭則不宜言爲也按稼之爲訓有四說文曰禾之秀實爲稼一曰稼家事也一曰在野曰稼周禮司稼註云種穀曰稼此箋多爲稼猶言多爲秀實卽下文庭碩方阜堅好之等也箋又云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則是種穀曰稼之義正義云云未得箋意

既方既皁傳實未堅曰皁正義曰皁音爲造訓爲成也文在堅上是成而未堅故云實未堅曰皁按皁本作莤借作皁說文莤云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子从艸早聲徐音自保切臣鉉曰今俗以此爲艸木之艸別作皁字爲黑色之皁按櫟實可以染帛爲黑色故曰草通用爲皁棧字今俗書皁或从白从十或从白从匕皆無意義無以下筆如徐鼎臣說是皁乃俗書也然說文木部栩云柔也从木羽聲其皁一曰樣彼註已作皁字是漢時莤皁字通說文以皁爲栩實此傳以皁爲禾穀實之未堅者其義一也孔訓爲成不知何據說文栩字註云其皁曰樣樣字註云栩實而莤字註云櫟實一曰象斗子象卽橡之省文卽樣字與栩字註義不合誤也殆因栩有柞

樣之名校說文者誤改之玉篇草字引說文亦作櫟實則其誤久矣

及其蟊賊按蟊當作蠹說文蠹云蟲食艸根者从蟲象其形吏抵冒取民財則生蠹云蠹也蠹作罔蛛蟲也二字別矣

釋文云蟲本又作蜂依說文蜂卽古文蠹字毛詩本古文作蜂爲是

此有不斂穧穧字傳箋皆無釋正義曰穧者禾之鋪而未束者

秉刈禾之把也聘禮曰四秉曰筥註云此秉爲刈禾盈手之

秉筥穧名也孔引鄭聘禮註以筥釋穧蓋謂禾四把爲穧按

釋文云穧穫也此訓當是傳文陸據六朝別本載之說文穧

云穫刈也一曰撮也正與陸所載合上句言幼禾有不穫者

下句言穫禾有不斂者遺秉承穫言滯穗承穧言若以穧爲
笘是穧秉相對經文參差未必得箋意也
以其騂黑傳騂牛也黑羊豕也正義述經云以其騂赤之牛黑
之羊豕釋傳云毛以諸言騂者皆牛故云騂赤牛也定本集
註騂下無赤字是也如孔言則正義本騂下有赤字校書者
因孔言無赤字爲是因刪之也當改依原本乃合
瞻彼洛矣
棘鞘有奭傳棘鞘者茅蒐染艸也箋云棘鞘者茅蒐染也茅蒐
棘鞘聲也正義釋箋云傳言棘鞘茅蒐染故解之云茅蒐棘
鞘聲也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棘鞘故名此衣爲棘鞘也
如孔言則傳文無艸字箋云棘鞘者茅蒐染也七字正述傳

文文選西京賦緹衣棘鞘李註引毛萇曰棘者茅蒐染也亦
無艸字今汲古閣本乃校書者見正義有茅蒐之草句而加
之也當刪去乃合
箋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
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
而出按序言思古明王爵命諸侯賞善罰惡則此詩必爲幽
王不能爵命諸侯之賢者故陳古以刺今也箋之所言自是
古明王時事然嘗考史記年表晉穆侯二十七年卒弟殤叔
自立四年穆侯太子仇攻殺殤叔而自立當幽王之元年紀
年云幽王元年晉世子仇歸于晉殺殤叔晉人立仇是爲文
侯二年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鄙克之是文侯初除喪而卽

位未受爵命來朝京師幽王命之伐鄫于時將兵而行猶未
得命故詩人援古以刺之與白虎通云世子上受爵命衣士
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鞗鞗有垝世子始行也箋義本
此

鞗琱有珧傳鞗容刀鞞也琱上飾珧下飾者天子玉琱
而珧珧諸侯璗琱而瓊珧大夫璗琱而瓊珧士瑵琱而瑵珧
正義曰天子諸侯琱珧異物大夫士則同言尊卑之差也又
曰定本及集本皆以諸侯瓊珧字从玉又以大夫鏐珧恐非
也又其釋玉珧璗鏐鏡瑵穴序秩然則孔所據本諸侯作鏐
珧大夫作鏡珧今本不知何所據而改之也按說文璗云金
之美者與玉同色从玉湯聲禮佩刀諸侯璗琱而瓊珧正與

今本毛傳合然說文球云玉磬也瓊乃球之或體又琱云佩
刀上飾天子以玉諸侯以金珧云佩刀下飾天子以玉惟言
天子以玉則諸侯不得用玉可知是說文諸侯瓊珧亦當作
鏐珧書梁州厥貢瓊鐵銀鏤釋文云瓊韋昭郭璞云紫磨金
案郭註爾疋瓊即紫磨金如陸言似瓊亦是金然爾疋釋器
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郭註曰鏐即紫磨金也郭註
是鏐非瓊陸蓋誤引此詩釋文云瓊玉也鏐黃金之美者亦
不以瓊爲金諸侯作鏐珧爲是至大夫鏡琱釋器云白金謂
之銀其美者謂之鏡上飾用銀未有下飾反以金者大夫當
作鏡琱而鏡珧與士琱珧同物乃與正義原本合也

裳裳者華

芸其黃矣傳芸黃盛也箋云華芸然而黃正義曰此華黃以黃爲盛謂艸木之有黃華者也若之華紫赤而繁黃則衰矣與此不同也孔言華黃以下經有或黃或白而黃者以黃爲盛理本如此未言芸之所以訓爲黃盛按釋文芸音云徐音運徐仙民多通古義芸音運則以毛意不作芸字解也說文顚面色顚顚皃从頁員聲讀若隕玉篇顚字引說文曰面色顚顚也顚字註云同上又黃皃俱云粉切頁部顚字引說文曰面色顚顚也有衮切廣韻顚字引說文曰面色顚顚皃顚字註云上同俱云粉切合篇韻繹之說文顚字卽顚字顚與填通卽玉藻所謂盛氣顚實揚休顚實而顚是面色黃盛之皃古人言黃盛其聲若隕芸與顚聲同假借也

或黃或白箋云華有黃者或有白者興明王之德時有駁而不純下箋云我得見明王德之駁者雖無慶譽猶能免於讒諂之害守我先人之祿位正義曰華一時而黃白雜色以興明王亦一時而善惡不純非先盛而後衰爲不純也故言時有駁而不純者言時有善多而惡少非善惡半也若惡與善等則是闇君不得爲明王矣按箋以黃白是華之色而駁是雜色故假此以喻德之不純者特在神思之間不若聖人待人至誠惻怛耳孔以善惡釋純駁自來言過是無心惡是有心既已爲惡縱善多惡少又豈得稱爲明王乎可謂失詞

桑扈

有鶯其羽傳興也鶯然有文章箋云桑扈竊脂鳥也興者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廷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如傳箋則此詩取興全在一鶯字爾正邢疏以竊脂爲淺白色如僅淺白而已何鶯然之有春秋昭十七年左傳九扈賈杜註以桑扈居弟八而爾正釋鳥前已有桑扈後又以桑扈居竊玄竊藍竊黃竊丹四者之中殆以桑扈兼五色故詩稱鶯羽鶯頎宍玉篇鶯字云鳥有文廣韻鶯字云鳥羽文而皆別載鸎字爲黃鳥交遊潘安仁射雉賦云鸎綺翼而赬翰徐爰註鸎文章兒引詩有鸎其羽則鶯又作鸎然其訓皆依毛傳惟說文鳥部鶯云鳥也从鳥榮省聲詩曰有鶯其羽訓鶯爲鳥殊不可解許豈欲以

鶯爲黃鳥乎反覆契勘乃知今本說文作鳥者誤也陸元朗經典釋文凡稱說文云者泛引說文也其稱說文作某字者必說文會引此經與經字別乃得據以爲說雀部雇字註中雇扈並見其云桑雇竊脂未引此詩惟鶯字引有鶯其羽然則說文原本當云鶯雇也故陸云說文作雇鶯雇也與鸎雇也一例唐初說文如此既說文作鶯雇也而得訛爲鳥者說文扈是雇之籀文爾正皆作扈寫說文者或从扈作之云鶯扈也歲久字爛去戶存鳥校書者不復深思以鶯之訓鳥與鴟鴞鸛鴝訓鳥正同不知他字可以訓鳥而鶯字不可訓鳥許君斷不孟浪若是也

之屏之翰傳翰幹也箋云王者之德外能捍蔽四夷之患難內

能立功立事爲之楨幹正義謂楨幹皆以築牆爲喻按易稱貞者事之幹又曰幹父之蠱而說卦爲乾卦鄭註云乾當爲幹陽在外能幹正也大雅文王篇維周之楨傳云楨幹也箋云則是周家幹事之臣彼傳以楨爲幹箋又但言幹事則楨幹一耳此箋楨幹正用彼傳但此箋上言立功立事已有幹事幹正之義下復言爲之楨幹則當用本幹之義說文榦云築牆端木也从木倝聲文選魏都賦本枝別榦盧諶贈劉越石詩云稟澤洪幹李善註兩引說文皆曰榦本也然則榦亦訓本箋意言立功立事爲之本榦耳榦幹同

釋詁楨幹也殆專釋詩鞹爲舍人註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如此則是釋書費誓之楨幹然楨卽說文之栽所謂築牆長版也幹與說文畧同楨與幹截然兩器豈得以幹訓楨舍人之言明失正旨尤不可引以釋此箋也

兕觥其觩釋文云觩本或作觓絲衣其觓釋文云本一作觩說文無觩而有觓字註云角兒引詩兕觥其觓觓其角箋云角兒則觓之借也

鴛鴦

摧之秣之傳摧莝也秣粟也箋云摧今莝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廐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正義曰傳云摧莝轉古爲今而其言不明故辨之云此摧乃今之莝字也按傳箋有脫誤正義順文爲解亦不能詳釋文

云擢采臥反芻也秣音末穀馬也此釋經擢之秣之也又云芻也楚俱反此釋傳也又云今莖采臥反韓詩云委也則委紆僞反猶食也此釋箋也傳如有莖字陸應先釋何至箋莖字始發註乎芻也二字大書則是傳文然則傳言擢芻也箋解傳訓擢爲芻之意以擢卽莖字故得訓爲芻也擢爲今文說文莖云斬芻也卽用毛氏古文爲說韓詩訓莖爲委是韓詩經作莖之秣之韓詩與說文皆今文也以此言之傳無莖字明矣既傳訓擢爲芻則箋不應言委之以莖當言委之以芻以莖卽擢字芻乃莖之訓也陸孔同時釋文多引別本此傳不言芻亦作莖則是當時並無訓擢爲莖之本而今正義本如此殆後人亂之毛傳如謂朝甲卿之類轉古爲今者多矣孔未嘗譏此傳如云擢莖則其言甚明何反以爲不明尤足見其爲後人竄改決非出于穎達手也

頍弁

蔦與女蘿傳女蘿菟絲松蘿也正義曰釋艸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意以菟絲爲松蘿故言松蘿也陸璣疏云今菟絲蔓連艸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事或當然如孔言是以毛傳爲誤按女蘿施於松上卽爲松蘿所疑者菟絲耳楚詞山鬼篇被薜荔兮帶女蘿王逸註曰女蘿菟絲也又曰薜荔菟絲皆無根緣物而生既云緣物則不僅蔓連艸上雖竹木亦可足知非合藥之菟絲古詩十九首菟絲附女蘿註以爲異物故

言附非也詩云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竹有根以喻夫也與君爲新昏菟絲女蘿菟絲女蘿無根以喻婦附者附于孤生之竹言絲蘿取纏綿之意一物雙舉亦猶劉越石詩宣尼孔邱並言耳菟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卽專言菟絲不復及女蘿是古詩亦以爲一物但菟絲雖卽女蘿而古詩此句及郭景純遊仙詩緣蘿結高林女蘿辭松柏陸士衡悲哉行女蘿亦有託李善註四引此傳皆云女蘿松蘿也並無菟絲二字李所據當是宋齊善本今正義本女蘿下有菟絲乃後人依爾疋之文附益之不知毛傳正不必全依爾疋也此傳當从邏註所引爲當

先集維霰傳霰暴雪也正義曰以此幽王漸致暴虐且初霰者久必暴雪故言暴雪耳非謂霰卽暴雪也正義釋傳可云委婉然傳言暴雪乃對說物之雪而言說文霽凝雨說物者蓋雪如綿絮如鵝毛悠揚而下不疾不徐故足以說物說文又曰雹雨冰也冰則力猛勢大禾稼竹木遭之皆足爲害爾疋雨霓爲霄雪霓卽霰郭註曰冰雪襍下者說文曰霰稷雪也釋名曰霰星也冰雪相搏如星而散許言稷劉言星皆謂冰之碎者冰與雪襍于物不能不小有所傷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雹雹之與霰大小之別耳故傳以爲暴也釋文云霰消雪也所據傳本不同其義亦通然不及訓暴爲當以詩本刺幽王暴戾無親也夏侯孝若雪賦曰集洪霰之淅瀝煥璀磊以繽索亦是暴意

車舝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傳興也間關設舝也大夫嫉褒姒之爲惡故嚴車女謂有齊季女也箋云逝往也大夫嫉褒姒之爲惡故嚴車設其舝思得孌然美好之少女有齊莊之德者往迎之配幽王代褒姒也既幼而美又齊莊庶其當王意正義述經曰言已欲間關然以設車之舝兮思得孌然美好齊莊之少女兮拔傳以首二句爲興箋乃直言設舝以迎少女毛鄭意別正義不分非也序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經中有季女有碩女正當是序中賢女而毛以季女爲興者傳意以褒姒雖立申后猶在周之臣子不應舍申后而更求他人白華廢黜已久俾遠俾獨詩人傷之此詩次在其前則是初

黜時事爲大夫者豈反默無一言特諷刺之章不欲明斥序達經意亦以賢女君子爲詞而其實爲申后作也既爲申后則不可以幼少之女言故以季女爲興言大夫之家尚設車舝以迎季女以興王當迎復賢后也傳意蓋以碩女當序中賢女矣正義釋傳作設舝兒今汲古閣本也字誤當改正

以慰我心傳慰安也釋文云慰怨也於願反王申爲怨恨之義韓詩作以愠我心愠恚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正義載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褒姒巍巧嫉妒故其心怨恨孔駁之曰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緣末句獨見褒姒爲恨按如釋文則慰安是馬融之說六朝舊本皆作慰怨如正義則以慰怨爲非箋云我

得見女之新昏如是則以慰除我心之憂也似鄭箋詩時傳亦作慰怨者如作慰安則箋言慰安我心可矣惟作慰怨故以慰爲除謂慰除其怨憂之心也如是則亦與安義無別但王解慰怨爲徒見褒姒而恨鄭解慰怨爲得見賢女而除以上傳季女爲興推之毛意又殊于王鄭傳蓋直本申后初配幽王而言我覩女之新昏益以恚怨我之心也白華卒章本之乘石之履亦同此義

青蠅

營營青蠅止于樊傳營營往來見樊藩也釋文云營如字說文作譥云小聲也陸殆以說文小聲之訓爲釋詩也按樊字註云樊藩也从爻从林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字仍作營樊訓亦同此傳然則言部譥字引詩特謂小聲之字當作譥非謂此詩之營當作譥說文稱毛氏古文此其顯而易見者也

樊說文云鷙不行也經樊字當是通借

構我二人箋云構合也合猶交亂也正義曰構者搆合兩端令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惑亂與上章義同故云猶交亂也按構與毒同鄘風中毒箋云內毒之言宮中所毒成是讀毒如構說文毒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爾正合亦訓對故云合猶交亂也

賓之初筵

烝衎烈祖鄭以將祭而射爲大射則上章爲射此章爲祭毛以爲燕射則上章與此章皆爲射此句毛不爲傳王肅述之言

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其先祖猶孝經說大夫士之行曰然後能守其宗廟而保其祭祀非惟祭之日然後能保而行之以此故言烝衎非實祭也正義述毛曰燕樂之和可使神明降福子孫耽樂又釋有壬有林謂有祭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按上章以祈爾爵此章酌彼康爵經文上下自相呼應方述射事何緣忽及燕樂之和可以守宗廟保祭祀而降福子孫決非毛意籥舞笙鼓樂既和奏傳兼籥而舞與笙鼓相應此言奏樂以為射節如騶虞之類孔子所謂循聲而發是也烝衎烈祖以洽百禮此言樂已奏矣王于是烝遲衎樂于先祖以和洽百禮猶貍首逸詩言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彼對共祖而稱曾孫此謂君稱其祖禮者燕射之禮其儀文繁重百言其多也百禮既至有壬有林傳壬大林君也此言百禮無不周至有會射之大邦有主射之人君猶逸詩言小大莫處御于君所有壬舉大以該小有林即君所也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傳嘏大也此言先祖錫王以大大之樂則王為子孫其湛樂矣猶逸詩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彼燕訓安安樂一義子孫即逸詩所謂曾孫指君身言非謂君之子孫也其湛曰樂各奏爾能六句正說射事主人又射酌爵與上章相應毛意當然射義曾孫侯氏一章正義曰諸侯出于王故稱曾孫若曾孫蒯聵之類按春秋哀二年左傳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彼是臨戰禱勝之詞口中籲呼先祖此詩約舉射祝故亦稱烈祖也

其湛曰樂上言烝衎烈祖南有嘉魚烝然罩罩也久如而遲之也衎樂也天以衎樂遲之祖以湛樂錫之所謂樂者何哉考工記載祭侯之詞曰惟若寧侯無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鄭註屬猶朝會也白虎通引禮祝曰嗟爾不寧侯爾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說文侯字註亦引禮祝曰毋若不寧侯不朝于王所故伉而射汝也夫天子與天下相期者六服承弼萬姓安寧而已燕射之禮養諸侯而兵不用故能措天下于磐石之安幽王飲酒無度沈湎淫液樂非所宜故詩人言此乃所以為樂其輔道誘掖之誠可謂至矣

各奏爾能釋文能如字徐奴代反又奴來反按禮運故聖人耐以天下惟一家註云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者樂記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能無亂註云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為三台字據此能字古作耐是奴代反又作三台字史記天官書云魁下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蘇林曰能音台然文選潘正叔贈王元貺詩濟治由賢能與材臺協是賢能字奴來反也易屯象云宜建侯而不寧釋文云鄭讀而曰能蓋本為耐字誤不安寧直作而字故鄭讀作能說文彤云罪不至髡也耐云或从寸諸法度字从寸能云熊屬足似鹿从肉㠯聲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疆壯稱能傑也說文雖耐能字別而能與台俱从㠯得聲則能台聲同是漢時能字猶不同今讀

此詩釋文能讀如字非也當从徐仙民讀如耐矣箋主祭時言故以奏能爲子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毛主射言而此句無傳各字當指賓與室八正義述毛此句畧焉疏也

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傳遷徙屢數也僊僊然正義曰僊僊舞皃也傳直云僊僊者是皃狀之詞下傲傲倣倣俱是皃狀亦宜然矣按傳于下傲傲始云舞不能自正倣倣云不止此傳不釋舞字但言僊僊然疑毛讀經舞字非樂舞之舞古者布武接武字亦作舞文承坐遷之下僊僊二字恐仍是釋遷不然何于下傳始言舞乎釋名云仙遷也遷入山也僊與仙同俾出童羖傳羖羊不童也箋云羖羊之性牝牡有角正義傳箋俱無釋按爾疋夏羊牡翰牝羖說文同孫刻本翰羖俱爲牡是夏羊牝者名羖傳言羖羊不童是以羊之牝者言箋以羖羊之名不專于牝故云羖羊之性牝牡有角是牝牡皆名爲羖也傳箋不同似當別白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四十五終　南海桂文燦鄒伯奇新校　靈川秦培璠舊校